

歲寒圖

陳白塵 著



羣益出版社刊行



• 1949 •

基本定價
六元二角

歲 寒 圖

陳 白 塵

· 歲 寒 圖 ·

著 者 陳 白 塵

發 行 人 吉 少 甫

刊 行 日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基 本 定 價 六 元 二 角

印 刷 者 中 國 印 書 館

刊 行 者 :

羣 益 出 版 社

上 海 (〇 區) 武 昌 路 四 七 六 號

有 版 權 : 滬 2 (1001-4000)

時間：

第一幕 一九四二年冬，近寒假，某日午前。

第二幕

第一場 一九四三年暑假末，某星期日近午。

第二場 午後。

第三幕： 一九四三年冬，寒假前數日，下午。

地點：

第一幕 某私立醫學院之附設醫院門診室。

第二幕 黎竹蓀大夫家。

第三幕 同第二幕。

人物：

黎竹蓀 某私立醫學院教授，兼附設醫院肺病科主任。年約四十。

胡志家 助教，兼任院醫師。三十餘。

江淑嫻 住院醫師。年近三十。

沈庸 文化工作者，年逾四十。

沈若蘭 沈庸之女，二十歲。郵務員。

黎娟 黎竹蓀之女，十三四歲。

黃媽 黎娟之奶媽，五十歲。

士兵 肺病患者。

學生 同上。

教員 同上。

商人 同上。

農民 同上。

掛號員

看護婦

女病人

担架人 一—二人

第一幕

時 一九四二年冬，將近寒假，某日，上午。

地 後方某都市，某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之門診室內。

人 黎竹蓀

江淑嫻

胡志豪

沈庸

沈若蘭

黎娟

黃媽

士兵

學生

教員

商人

農民

看護

掛號員

女病人

景 醫院門診部肺結核科診室。三張寫字檯和一張檢查病人的寢檯。寢檯前

以白布幔着。牆上有一些統計圖表。中間一門，門外是候診室。

〔幕啓：看護正在通候診室的門口向外叫喚：「四十九號。」同時，一個病人走出去。門外又應聲進來了一個病人：沈若蘭。看護指示她走向正在爲上

一個病人填寫病歷的江淑嫻去。沈庸隨在後面同上。看護意欲攔阻他。」

沈庸（指沈若蘭）我是陪她來的。

【門外有幾個病人在張望。商人走到門口。】

商人 小姐，黎大夫還沒來？

看護 沒有。（關上門。）

【胡志豪正在為一個士兵診斷。】

胡志豪（戴着口罩，掛上聽筒。）用力呼吸！……呼吸……呼吸……

沈庸（掏出一封信。）請問黎大夫是那一位？

江淑嫻（接信）黎大夫在隔壁替病人打空氣針，一會兒就來。——哦，您就

是沈先生？

沈 是的。這是小女沈若蘭。大夫，尊姓？

7
江 江，您請坐，黎大夫馬上就來了。——對於沈先生，我們是久仰了，前幾

天我還聽了沈先生關於國際形勢分析的演講哩！

沈 哦哦，江大夫慫客氣。

江 沈小姐有什麼病？我先檢查一下好麼？

沈若蘭 好。

【沈若蘭隨江進慢子裏去檢查。】

胡 （戴着口罩在寫診斷書，間或褪下口罩問一兩句話。）最近一次吐血是哪一天？（又忙戴上口罩，）

士兵 報告大夫：大概是五天前，中午在操場上下操的時候，忽然覺得一陣難過，就連吐了三口血，顏色是……！

胡 （不耐煩，連口罩都沒褪。）知道了，知道了，……你剛才說，胃口不好，——吃不下飯是什麼時候起的？——簡單點，別囉嗦！

兵 報告大夫，大概是……

胡（命令地）不要大概！要確實日期！

兵 是！我想有年把年了。

胡（示以白眼）又是你「想」！你們這些人真沒有辦法！

【江領沈若蘭出】

江 平常咳嗽麼？

沈若蘭（搖頭）沒有。

江 每天下午發熱麼？

蘭 沒有注意過。

江 曾經吐過血沒有？

蘭（搖頭。）

江 胃口怎麼樣？

蘭 吃不下。

江 那末你最近是否比以前瘦了？

蘭（點頭）嗯。

江 睡眠不很好麼？

蘭 嗯。

沈（補充地）大概每天只睡三四小時。

江 經常感覺疲倦麼？

蘭（點頭）是的。

沈 所以他們郵政局裏同事們，都以為她懶得很。其實我知道她是提不起精神來。

江 哦，那末夜裏盜汗不？

蘭 不知道。

胡（大聲向士兵）我跟你說，你這個病呀，很重！是肺病，懂不懂？

兵（大驚）肺病？……：

胡（着重）肺病！肺結核！就是你們說的癆病！肺癆病！懂不懂？（很公式地說下去。）這個病呀，很麻煩！要休息，要吃得好，睡得好，不能做事，不能勞動。——馬上回去躺下來，最好是抬進肺病癆醫院！不許起床，起碼要睡上一年！不許動！

兵（驚呆了）是，……是。……：

蘭（也爲胡的話所驚呆。）這樣嚴重！……：

江 你別管他！家庭裏有別的人得過肺病麼？

蘭 沒有。

沈 她的母親早去世了，可不是肺病死的。我自己自僱可沒有肺病！（微笑）

江（笑）是的，是的。（但在注意地觀察他）

蘭（恐怖起來。）……那末我？我一定也是肺病？

沈（向江示眼色。）……

江 噫，這倒不一定，把你的痰再拿來驗驗罷。

兵（大聲）報告大夫：我是一個軍人，睡下不動是辦不到的……

胡 辦不到也要辦到：這是病！（走去洗手，向看護。）還有麼？

看護 還有好幾個！

胡 要命！要命！已經快十二點了！

看護（開門，向外叫。）五十號！

【人叢中走出教員，躊躇不前。】

教員 我，……我想等黎大夫來。

商人 對了！黎大夫看了最保險！

看 不行！你沒有掛指定特別號！

胡（憤憤地一瞥，）……

兵（追着他）報告大夫：我是躺不下來的！您給我點什麼藥吃吃罷！

胡（大聲呵斥）躲開！你這個病是沒有藥可醫的！你這是肺病！肺癆病！懂不懂？

兵（惶然地退下。）唔唔，對不起，大夫。

【門外的病人起了點騷動。】

聲 哦。黎大夫來了！黎大夫來了！

【黎竹蓀大夫上。】

【商人、教員、學生均一擁而入。】

商人（親熱地）黎大夫！黎大夫！請問我照的X光怎麼樣？

教員 黎大夫，今天請您給我瞧瞧。

學生 黎大夫，黎大夫……

黎竹蓀（向衆人陪笑。）哦哦，對不起！對不起！諸位都請坐一會兒！

胡（惡意地）五十號！這兒！

黎（向江）江大夫，怎麼樣，有問題麼？

沈（向前）這位就是Dr.黎！

江是的。這位就是沈庸沈先生，這兒有封介紹信。

黎（一見如故。）哦！您就是沈先生？我對您真正是久仰了！對不起，您久等了罷？

沈Dr.黎，您別客氣！

江這就是沈先生的小姐。正等候您的最後診斷哩！

黎江大夫，你太客氣！

商人（等不及）黎大夫，黎大夫！請問我前天照的X光到底怎麼樣？

黎好，好，我先替你查查。（向沈）沈先生，對不起，請等我五分鐘。（從

麗裏取出X光檢驗單來，向商人。(你來，你來。

【看護引學生到另一張檯子上去，由江診視。】

商 (緊張地) 怎麼樣？怎麼樣？黎大夫？

黎 告訴你，你可別喜歡得跳起來！

商 哦！

黎 如今你兩邊肺上完完全全都清楚了！

商 (楞了半晌) 哦！……(作揖打躬) 謝謝！謝謝！黎大夫！你真是救命

菩薩！

黎 (也有一種快樂) 恭喜！恭喜！

商 (再脫帽爲禮) 謝謝！謝謝！

黎 (警告地) 可有一樁：不能喝酒！不能抽烟！

商 一定聽您的話！一定聽您的話！

黎（笑）可是更不能打麻將啲！

商 不打！不打！再打砍斷我的手！（走）

黎（大笑）……哎！你就走了？

商 哦，不，不，我馬上就來。我打算先回去告訴我的家裏，讓他們喜歡喜
歡。

黎 我要求你一件事。

商 你說，你說。

黎 你的病我給你治好了，以後——

商 我一定給你揚名！……

黎（大笑）哈……

商 我還要給您登報鳴謝哩！

黎（嚴重起來）不行不行！你要登報我可答應你！

商（大窘）那，那……

黎 登報宣傳，那是江湖醫生的把戲！你可不能那樣侮辱我！

商（無所措手足）那末，那末，……

黎 我祇要你做一件事：但凡遇到有肺病嫌疑的人，你得把他拖到醫院裏來！

商 哦，哦。

黎 你害過肺病，你知道這苦楚。我要你幫我的忙，遇到有肺病的人，就馬上

拖來給我治！

商 這一定辦得到！一定辦得到！

黎（向沈）沈先生，我要使得我們這城市裏的肺結核菌斬草除根！

沈（不甚熱心）是的，是的。

商 那末黎大夫，對不起，我先回家去了！（轉身就走）

黎 哎哎！回來！

商（不想回來，在門口）嗯？

黎 帽子！帽子！

商 哦哦！（抓了帽子就跑）回頭見，回頭見！（下）

黎（大笑）哈哈！……（向沈）哦，對不起，您久等了。（向蘭）沈小姐，你怎麼樣？（看紀錄）

蘭 黎大夫，請您簡單地給我個答覆：我的病到底是不是肺病？祇要您說聲「是」或者「不是。」

黎 唔……（沉吟）

沈（向黎使眼色，）……

黎 好，讓我再看一看，（看紀錄）你沒有咳嗽過麼？

蘭 沒有。

黎 吐過血麼？

蘭 沒有，

黎 夜裏並不盜汗。是麼？

蘭 不知道。

黎 你的母親和父親（注視沈）都沒有肺病，是麼？

沈 都沒有。

黎 （再看沈）嗯，是的，是的。我想你多半是貧血。好，禮拜五來，把你吐的痰帶來再驗驗看。

沈 Dr. 黎，謝謝您了！

黎 沈小姐你安心地工作好了，如果疲勞，就休息休息好了。禮拜五再來。

蘭 （驚疑不定）唔，謝謝您。（走）

沈 （忽然想起似的）哦，Dr. 黎，Dr. 范鳳生和您是老同學麼？

黎 （恍悟）唔！是呀是呀！沈先生也和他相識麼？

沈 也是老朋友呀！怎麼樣，您知道他的下落麼？

黎 知道知道。那末沈先生，您再坐下談談吧。

沈 好的，好的，——若蘭，你先坐車子回去吧，我和黎談談就回來。

蘭 （遲疑）爸爸您早點回來吧。——黎大夫謝謝您了！——江大夫，謝謝您了！（下）

【遠遠有搖鈴聲】

胡 下班了？

江 （輕輕地走近黎）Dr.黎，沈小姐怎麼樣，您看？

沈 我這女兒異常神經質的，所以我不敢讓她自己知道。——Dr.黎，怎麼樣，她——？

黎 （注視他）沈先生！我倒是很担心您自己！……

沈 （笑）我！我有肺結核？（搖頭。）

黎（嚴肅地）您要讓我檢查！

沈（退讓）我就是有也沒關係。可是，黎，我的女兒，她的病到底是……
黎自然是肺結核，而且很嚴重，已經是所謂第二期了！……

【沒想到沈若蘭已經回來，都聽見了。】

江（急制止）De黎！

黎（大驚）哦！

沈（急奔去）若蘭！

蘭（戰慄）爸爸！你們騙我！（支持不住，倒在椅上，哭。）……
沈若蘭，你別怕！……

蘭爸爸！（咳嗽，吐出一口血來。）

教員 血！

21 蘭（驚叫）呀！

黎（鎮靜而溫和地，）沈小姐，別怕！這不是肺血！是你喉嚨破了（向看護）去拿一針嗎啡來。

【看護下】

蘭 黎大夫，你不能再騙我了！

沈 若蘭，你安靜點！

黎（誠懇地）好，我明白告訴你：你這是肺結核病，按照普通的說法，是第二期了。但是你看看我，怎麼樣？是個健康的人罷？可是我在當醫生之前，我就是一個肺病病人！我的病比你嚴重得多！剛才那個病人，你看見嗎？他的病也比你重！可是他如今怎麼樣？僅僅打了半年空氣針，完全全復原了！別怕！把你的病交給我！我負責在半年之內恢復你的健康！

【看護捧藥水上。】

江 沈小姐，打了這一針嗎啡，血就可以止了。（注射）

沈 若蘭，你該相信 Dr. 黎的話。

黎 相信我，我是深受了肺病的痛苦才來學醫的。我會同情你，屢以我會治好你的病，再說，（打破嚴重空氣）我是這兒肺病科主任，治不好你的病，我還能當主任嗎？

蘭 謝謝您，黎大夫，我相信您的話，我心裏已經很平靜了。因為我知道自己確實是肺病了。

黎 對了，你應該平靜下來。

沈 若蘭，Dr. 黎是現今全中國最傑出的肺結核病的專家，你的病得救了，他是應該歡喜的。

蘭 是的，爸爸，我很高興。——哦，黎大夫，這個病一定需要絕對的休息，一定需要好的營養，是麼？

黎 是的，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好好的營養，在床上靜靜地躺上半年載，

一定會好的。

蘭（默然了一會）好，您放心，我一定依您的話做。

沈 對了，若蘭，你肯聽 Dr. 黎的話，就好了。

蘭（強笑）爸爸，我不是很聽話麼？

沈 你如果早聽我的話，早點來檢查不更好麼？

蘭（微笑）現在也沒有什麼呀！

沈 哦，是的，也沒有什麼，靜養一下就是了

蘭 那末，爸爸，我走了。

沈 我送你回去。

蘭 不要，我自己會走。

沈 我給你去叫車子。

蘭 我不要！

沈 好，你走吧！

蘭 黎大夫，江大夫，謝謝您！（下）

【外邊又搖鈴了】。

【沈庸尾隨下，暗暗向黎打個招呼】。

江 這女孩子神經質得厲害！

黎 （點頭）嗯。——哦，已經搖吃飯鈴了？這兩個病人？……

胡 診斷過了，Dr.黎。

黎 怎麼樣？胡大夫。

胡 需要照一照X——BAY才行。

江 這一位也還要經過X——BAY檢驗，才能確定。

黎 那末馬上讓他們去照罷。（接過診斷書）

胡 （不高興）。已經搖過吃飯鈴，X光室裏早沒有人了！

黎（笑）哦！已經吃飯了？那末胡大夫，江大夫你們都請去吃飯罷，這兩位我來——

胡 唔，Dr. 黎，謝謝您了！——Dr. 江，去吃飯罷。

黎 哦，江大夫，您也去罷。

江（不想走）哦，我就來，我就來。

黎 哦，胡大夫，吃過飯您有空的話，請再到這兒來一趟。

胡 Dr. 黎有什麼事？

黎 我打算跟你談談。

胡 唔。（下）

江 那末Dr. 黎，又是您自己去照？

黎（看看診斷書）T. B. 病人一天天多起來，我們是在跟結核菌打仗啊！

早一天檢驗明白好一天！

江（向病人）你們都到X光室去等一會吧，黎大夫馬上自己來替你們照。
 教員 謝謝，（與學生下）

江（向看護）周小姐，你也去吃飯罷。

看 謝謝江大夫，您？

江 我不餓。

【看護下】

黎 怎麼你不吃飯，江大夫？

江（頓時不自然起來）我還不餓。——我可以幫幫您的忙罷？

黎（埋頭在診斷書裏）哦，多謝！多謝！

江 可是 Dr. 黎，您不餓麼？

黎（低頭）還好。

江（從衣袋裏掏出糖來）您吃糖麼？

黎（驚醒，忙從自己衣袋裏摸出糖來）哎呀！忙得我半天沒吃糖了！（自顧自地吃了。）江大夫，糖是好東西，它不僅營養價值很高，而且可以在餓的時候，作為身體裏的燃料。

江 是的。（將糖放進袋裏。）……可是您有時候工作得太過度了，您缺少休息。……

黎（絕口否認）我？沒有的事！

【沈庸上】

江 哦，沈先生回來了。

黎 您的小姐回去了？

沈 我送她上了車了。——Dr. 黎，我再麻煩您一下：小女的病到底——

黎 她自己在做工作麼？

沈 是的。

黎 她一定非工作不可麼？

沈 嗯……也不一定。

黎 唔。

沈（補充地）自然，我的家庭負擔也很重。內人去世了，家母年紀太大，兩個男孩子年紀都又太小，（笑），像我這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依靠稿費收入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異常困難。所以我不能不讓她出去工作。而女孩子自然也應該有她自己獨立的職業才是。——但是D.F.黎，難道她非停止工作不可麼？

黎 她的病得不到休息是沒有辦法的。

沈 唔。（冷了）……好，我讓她完全休息吧。

黎 能到空氣乾燥的地方去休養最好，否則，就得靜靜地躺下來，讓她吃得好點，睡得好點，同時施行人工氣胸，半年之後，可能恢復健康了。明天，

您帶她來照一照X——B A Y。

沈（沉思地）好，我一定得讓這孩子休息！……可是她自己？

江 沈先生，您得強迫她。

沈（笑）是的，我得強迫她！——D. 黎，謝謝您，明天見！

黎 沈先生，您還不能走！

沈 怎麼？

黎 剛才我對您說了：我很担心您自己！您得讓我檢查！

沈（笑）我會有肺病？

黎 從您的臉色，您的嘴角上都看出有肺結核的嫌疑！

沈 不管牠！即使有嫌疑，——即使真有病吧，我已經是四十幾的人了，我不

怕！

黎（嚴重）沈先生，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這是事實！

沈 D：黎您今天累了，您去吃飯吧，我改天再請您檢查罷。

黎（笑）改天？沈先生，您倒像個孩子了！不行！不行！來來來……

沈 我實在沒有什麼，D：黎！

黎 怎麼？您怕我是賣狗皮膏藥的，騙您錢？

沈（大窘）不不不……

黎 那末讓我聽聽您的肺。（強迫他）。

江 沈先生，您讓D：黎檢查一下罷，D：黎是把結核菌當作他的敵人，和它作戰了二十年了！如果有結核菌在他的面前，他怎麼也不會讓它逃去的！

沈 可是我沒有病呀！

黎 檢查了再說！（取聽筒爲之檢查）沈先生，你不知道，抗戰以來，肺病是怎麼樣地猖獗！在這後方的都市裏隨時隨地都有被傳染的可能，尤其是像您從事文化工作的人。

沈 我一向都很健康呀！我不相信我會被傳染。

黎（笑）

江 沈先生，您不知道結核菌的性質。我們中國人的肺上，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寄生有結核菌的。不過我們平時的身體很健康，抵抗得住，所以不致於成病。可是一旦我們的生活困苦，營養不良，或者工作過度，過份疲勞，或者人口密集，環境上太不衛生的時候，我們抵抗不住它的侵襲，肺結核病可就要猖獗起來了。

沈 唔。

黎 呼吸！呼吸！

江 如今一般人的生活，爲了抗戰，都很困苦，營養自然不良，同時工作太多，容易過份疲勞，而由於抗戰的緣故，後方都市裏人口密集，環境衛生很壞。——這些有利於肺病傳播的條件都齊備了，隨時隨地都有被傳染的

機會哩！

沈（引起興趣）哦，肺結核病和戰爭也有關係？

黎這雖然不是由於戰爭的直接影響，但每一次大的戰爭時期，肺病是必然猖獗的！

沈這末說，肺病也是一種戰爭病了？

黎如果不是敵人侵略，你的小姐不會到後方來，生活不會那麼苦，工作不會那麼重，怎麼會得肺結核病呢？

沈哦！

江抗戰以來，患肺病的人增加了兩倍哩！

沈兩倍？

江這是我們Dr.黎根據這兒門診部的數字統計的。

黎呼吸！用勁呼吸！

沈 那末死亡率呢？

江 在抗戰以前，根據河北清河鎮的統計，是每十萬人當中，每年死於肺癆病的有四百六十三人，——D.F. 黎，是四百六十三人？

黎 （點頭）唔。

江 拿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推算，那我們中國每年死於肺癆病的，便有兩百萬人！

沈 （幾乎跳起來）兩百萬人？還是抗戰以前？

江 假如病人數字抗戰以後是增加兩倍，而死亡數字也加了兩倍的話，那便是說：我們每年有四百萬人死在肺癆病上！有四百萬人……

沈 （跳起來）四百萬人！

黎 （診察被打斷了）喂，沈先生，你安靜一下，讓我診察完呀。

沈 哦哦！

黎 江大夫，您也停會兒再說罷。

沈 不不！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太驚人！

江 所以我們 Dr. 黎才把結核菌當作人類的敵人看待，對它抗戰了二十年呀！

沈 Dr. 黎，這些統計都可靠麼！

黎 別動！別動！（敲肺部）我們一向缺少統計，這個數字不一定可靠。但是相差也有限了。——別動！

沈 那末醫學界對於這一個嚴重問題，是怎麼樣對付呢？

黎（苦笑）我們？（也索性停下工作）。沈先生，我們的抗戰是全國上下，集中力量在支持的，而對於每年死亡四百萬人的肺癆病……

江 這僅止是死亡數目，要統計全國患肺結核病的人數，恐怕要有好幾千萬人哩，——Dr. 黎，是吧？

黎（點頭）對於這樣一個大的戰爭，我們有多少人在支持呢？——全國的醫師不過一萬人，專治內科中肺結核科的，至多不過一兩千人！以一兩千人抵抗幾千萬個肺病病人，您說這是一種什麼戰爭呀？——拿我們這個城市來說，五十萬人口當中，恐怕有五萬個肺病病人在等候醫治，但全城裏收容肺病病人的床位只有三百個，專門肺科醫師不過五個人！您想想看；五個專門醫師，三百個床位，却有五萬個病人！……

沈 那末 Dr. 黎，您對於這個問題……？

黎（從抽屜裏捧出厚厚的一本計劃書來，）沈先生，您指教罷：這是我將要拿上去的全部防癆計劃！

江 這是 Dr. 黎花費了半年心血才完成的！

沈（急翻閱）哦！

黎 我的計劃大致是如此！暫以我們這個城市來實驗，成功了，再推行到全國

去。

沈 唔。

黎 在這城市裏辦一個專門的醫學院，訓練肺科的專門醫師，在城區辦一個容納五千個病床的大規模肺病療養院，在四鄉辦十個以上較小的療養院；全城普遍地設立肺病檢驗所，每個檢驗所都有 X——BAY 的設備。讓全城市民每半年受一次檢查。我打算三年之內使肺結核菌在這個城市裏完全絕跡！十年之內，消滅掉全國的肺結核菌！

沈 （頻頻點頭）嗯，嗯。

黎 （又想起了）哦，沈先生您別動，讓我再聽一聽。——呼吸，呼吸。您的計劃是很週密的。

黎 那末沈先生，我得要求您一件事了：您的筆曾經不斷地打擊過我們的民族敵人；可是您還不會打擊過我們身體上的敵人——肺結核菌呀！

沈 我一定爲您這防癆計劃向社會呼籲！

黎 沈先生，那我太感謝了！

江 能得到沈先生的文章來大聲疾呼，D.黎，您這計劃一定更容易實現了！

沈 那末D.黎，您馬上再給我一些統計資料罷。

黎 好，我馬上拿給您。——但是您的文章還要慢慢地寫。

沈 （不介意）怎麼樣？難道我也真的有肺病麼？——不會的！

黎 如果我診斷得沒有錯，那您的左肺不很健康：在這兒恐怕已經爛了一小塊了。

沈 我已經四十幾了，爛就爛了罷，聽它去！

黎 （嚴重）過了四十歲並不能絕對的保險呀！沈先生，您也應該馬上好好地休息，去靜養半年！

沈 （非笑）靜養半年？（還在翻計劃書）

黎 而且需要吃的好，睡的好。半年之內不做任何工作！

沈 (笑，一而仍在看計劃) 這怎麼可能呢？我也沒發國難財呀！

黎 (嚴肅) 可是非如此不可！這是病！

沈 這簡直是富貴病！

江 沈先生，這不是開玩笑的！您得當心！

沈 (指計劃書) 哦，L.黎，對於您這計劃書，我是異常感動而興奮的！您爲了人類幸福下了那樣多的苦心！但是，我恐怕掃您的興……

黎 怎麼？您也以爲不能實現麼？

沈 我恐怕希望太少……

黎 爲什麼？

沈 任何一個問題都不是單獨的。您的計劃在今天也不僅止是個醫藥上的問題，恐怕……

黎 沈先生，我是一個醫生，我能夠做的只在治療，根絕這肺結核菌！我管不了別的！

沈 但是……

黎 （笑）您總不能讓我丟了這計劃，而去……

沈 當然！

黎 這正和您的病一樣，我很知道您自己根本沒把這病放在心上，也決沒打算讓我替您醫治。但我一定要治您的病，我要強迫您！

沈 （笑）沒有的事！

黎 對於我的計劃，也是這樣：不管它有什麼困難阻礙，我一定要使它實現！

沈 （感動地）Dr. 黎，我雖然那末說，但我一定為您這計劃鼓吹呼籲！

黎 謝謝您！——但是此刻您得先跟我走。

沈 做什麼？

黎 剛才說了，我得強迫地治您的病——請到X光室去，我給您仔細的檢

查。

沈 不，不！我很信任您的診斷。

黎 您更應該信任科學的診斷——走吧！

沈 D.F. 黎，您太累了，您還沒吃飯！

黎 (大笑) 累？你看我結實得像條牛似的！

江 (隨黎之後，低聲) D.F. 黎，您真該餓了罷？(掏糖)

沈 (自信地) 餓？我這兒還有糖。(自己吃了一塊)

江 那我跟您去帮忙罷！

黎 哦，不用了。胡大夫要來找我，您讓他等我一下罷。

【黎偕沈下】

江 (若有所失)……(摸出糖來，無目的地剝開紙，又丟進口袋。決然地想

走出去。）

【胡志豪脫去工作服，上。】

胡 哦，江大夫，D.G.黎又走了？

江 D.G.黎請您在這兒等一會兒，他馬上就回來。

胡 （不耐煩）這一下不知道又要等到什麼時候！飯都沒吃飽！——哦，江大夫，您沒有去吃飯？

江 （掩飾）我，我不餓。

胡 嗯，不吃也罷！名義上四菜一湯，可是有鹽沒油！有油沒鹽！而我們肺科門診室不等到人家把菜吃完了，是不會下班的！

江 胡大夫，您今兒怎麼那末不高興？

胡 （立刻做作起來）我？沒有呀！沒有呀！

江 從上午診病起，您似乎就很高興。

胡 上午就——？沒有的事！

江 您給那個病人——一個當兵的診病的時候就——

胡 那，那是他自己太麻煩了！

江 （不相信地）哦？

胡 （窺察地微笑）……

江 （坐立不安，想走）……

胡 哦，江大夫，您知道 D. 黎找我什麼事？

江 （一驚）不知道呀！

胡 D. 黎沒給您說起？

江 沒有呀！

胡 哦，您真不知道？

江 （憤然）胡大夫，您這是什麼意思？

胡 哦，江大夫，江小姐，您別誤會！我不知道怎麼樣向您解釋才好！……在您面前，我便不會說話了。

江 胡大夫，您幹嗎說這些話？

胡 (懇求地) Miss江，您別生氣。我們雖然沒同過班，但都是Dr.黎的學生，在這醫院裏也共同相處了四年了，請您原諒我能。

江 (轉覺不好意思。) 胡大夫，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胡 我最近祕密地在進行一件事，我怕Dr.黎已經知道了，所以……

江 您爲什麼懷疑我呢？

胡 (吞吞吐吐) 因爲您同Dr.黎……

江 (不悅) 怎麼

胡 (嚥下去) 我以爲Dr.黎如果知道了，一定會告訴您的。

江 (反詰地) 爲什麼一定會告訴我？(覺得自己語言太過了。) Dr.黎根本是不

愛多講話的，他知道什麼，也不會和我說。

胡 所以，所以，我不會說話，請您原諒我。祇要您不誤會，我可以把我的事告訴您。

江 (退讓) 那，那用不着。

胡 這件事現在誰都還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訴您。

江 (不知所措) 這……

胡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在這兒當住院醫師已經四年了，再呆下去也沒什麼意思，所以我領了醫師開業的執照。……

江 (驚，) 唔！您打算去掛牌？

胡 我有個哥哥在昆明經商，他在昆明已經替我把診所和一切手續都辦好了，一放寒假，這兒滿了期，我馬上走。

江 那沒有幾天了。

胡 是的。——您看這件事……？

江 (隨便地) 我們 Dr. 黎，他是最反對人家掛牌開業麼？

胡 所以，所以，他剛才找我說話，我就怕他已經知道了呀！——可是 Miss 江，對於我去開業，您的意見怎樣？

江 (謙讓) 我沒有什麼意見。

胡 (莊重地) Miss 江，我們相處四年，您不應該這末客氣！

江 我……我是不敢說。

胡 您不客氣地說罷，對於您的意見，我絕對接受。

江 我覺得 Dr. 黎的話是對的：我們學醫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醫術當作科學去研究，而當作一種商品去販賣的話，那便不是一個學者，祇是一個……

胡 沒有關係，您說下去！——您是說：那便成爲——一個市儈了！——是不
是？

江 這是 Dr. 黎說的，我是不敢。

胡 「市儈」！是的，我一點也不否認！不過 Miss 江，這是 Dr. 黎的意思，可不是您的。

江 對了，這是 Dr. 黎的話。

胡 所以我要向您申辯了：醫生掛牌是一種市儈行爲，不錯，但在這天下滔滔，大家都去做市儈的時候。你一個人忠貞自守，又有什麼用？

江 我們不能因爲別人……

胡 Miss 江，我懂得您的意思，我們不能隨俗浮沉！但別人當市儈就是目的，而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拿市儈作爲手段呢？

江 作爲手段？

胡 拿我們 Dr. 黎來說，他是個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絕不是市儈！但他能夠施展才能麼，在這樣一個私立醫學院附設的醫院裏，要醫藥器材，沒有！要

一個好療養院，沒有！要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沒有！什麼都沒有！自然，他是個好醫生，他熱心，負責，吃苦，耐勞，他的性命都可以拿來爲病人犧牲！但這有什麼用？這種婆婆媽媽的辦法，雖然也可以救活幾個病人，對於他的防癆運動有什麼意義？

江 那末您的意思——？

胡 我要去做市檜！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我有我的企圖：我要發展業務，我要建立地位，我要去賺大批的錢——然後，拿來建立我們最理想的肺病療養院！

江（頗爲動容）哦。

胡 我們做事業的人，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我知道 D. 黎也在進行一個防癆計劃，那自然是個偉大的工作！但是問題在於他那計劃是建築在沙漠上的！我可以預言：他的計劃十年之內都難以實現！而我們計劃，兩三年

之間必定成功！我的計劃成功了，D. 黎所有的理想，我都可以辦到！

江（着了迷）哦！……

胡 但我只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江 ？……

胡 我還缺少一個合作者！（迫切地，）哦，Miss 江，我們相處已經四年了，我是從多久以來就如何夢想着，希望着和您一道合作啊！

江（沒有想到，）合作？

胡 我懂得您的理想，我知道您的希望，您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您企圖做一個有名望有地位的醫師，學者！而不願意把自己的醫術當做商品去出賣！是不是？這，我完全可以使您做到！一年半載之後，我們的診所便可以擴展為一個很大規模的療養院了！——Miss 江，您此地的聘書不是還有半年

麼？

江 到明年暑假滿四年了。

胡 您如果那時候允許來和我合作，不是正好麼？（伸出手）Miss江，您答應我麼？

江（這才驚覺，）哦，哦，這……我還沒有考慮過。

胡 哦，是的，您所考慮的大概是。

江 不，不，……我是打算問問Mr黎的意見。

胡（默然。）……哦，自然，自然，……

【一個農民模樣的病人，幽靈似的出現。】

胡 喂！做什麼的？

農民 大……夫……

胡 你是幹嗎的？

農 我……瞧病……

胡 時間早過了！出去！

江 爲什麼不早點來？這兒是上午掛號，現已早吃過飯了。明天早點來罷。

農（無表情地）明天？……

胡 您別理他了！——掛號處的人呢？誰放他進來的？

【掛號員跑進來。】

掛號員 屢，屢，告訴過你：時間過啦！時間過啦！我掛號處不掛號了，你跑進來有什麼用？

農 我的家……

【黎竹蓀上，】

掛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家還有三四十里路，你還要回去，是不是？我們醫院可不能爲你一個人破例呀！

農 看一看，死活有個數……

掛 好了，好了，明天來！明天來！（推他）

黎 他是看肺科的？

掛 哦，（皺眉）黎大夫，您來了！

黎 （笑）噯，我一來可就要麻煩你啦！

掛 （苦笑）噯！您來，就不用說了！（向農）這是你的造化：又給你碰上黎大夫！沒話說，去補掛一個號！——唉，得！你乾脆瞧瞧病吧！我給掛號條子拿來請黎大夫填罷。

黎 好，謝謝你！

掛 唉，黎大夫，我補掛一個號有什麼，您多瞧一個病人可麻煩啦！（下）

黎 你坐下罷。——哦，胡大夫，對不起，這又要你等一會了！

胡 Dr. 黎！您對自己的學生怎麼這樣說！哦，您今天太累了，讓我來替您代勞罷。

黎 不用了，胡大夫，只請江大夫幫我記一記病歷表就成。

江（急）是，Dr.黎，（低聲地詢問並紀錄）

胡 Dr.黎！您就休息一會罷，讓我來！

黎 謝謝你！（去收拾計劃書）

胡（極其謙和地）怎麼樣，什麼地方不舒服？

農 吐血，吐了三天了！

胡 什麼顏色的？是鮮紅的？還是暗紅？

農 是鮮紅的。

胡 心裏是不是跳得很厲害？

農 跳得很厲害！心都要跳出來了！

【黎娟從外蹦蹦跳而來，一路叫喊着。】

黎娟 爸爸！爸爸！爸爸！……

黎 (制止) 噓！……有病人！娟娟！

娟 (蹣跚起腳，低聲……) 爸爸。(要撲過來、

黎 (張着雙手) 等一下。(急去洗手)

【黃媽捧着一條西裝褲子上】

娟 不睬你了！

黎 (急轉身) 我在洗手呀！——好，來！

娟 (賭氣) 不來！

黎 (急趨前抱之) 哎呀！我的娟娟生氣啦？

娟 人家餓死啦！你不來家吃飯！

黎 奶媽，你怎麼不先開飯給娟娟吃呀？

黃媽 小姐不肯一個人吃，要等您呀！

黎 哦哦哦！好娟娟！是爸爸不好，爸爸不好！(吻之) 可是好孩子，爸爸有

事呀！

娟 早就下班了！

黎 好，你先回去，吃了飯去上學，我一會兒就回來！

娟 不！我偏要等你一道吃！

黎 你要早點去上學呀！再半年小學畢業啦！不要老遲到，將來不得畢業！

娟 (皺鼻孔) 噯！我不得畢業？你每天回家吃飯都遲到哩！你才不得畢業？

黎 (大笑) 哈哈！……

娟 (制止) 噓！……有病人！

黎 (大窘) 哦哦！——好好，你先到花園裏等我，馬上就來。

娟 快點呀！今兒奶媽燒了紅燒蹄膀哩！

黎 (大喜) 今兒燒了蹄膀？

黃 先生，你不是喜歡蹄膀麼？

黎 嗯！好奶媽！你真好！要是沒有你，我連喜歡吃的東西都想不到！

娟（譏笑）奶媽說，爸爸連褲子都不曉得換哩！

黎 嗯！胡說。

黃（將褲子捧上前）先生您換換吧！

黎 做什麼？

黃 您身上是一條破的！

黎 沒關係，沒關係，不用換！

黃 先生，您看身上那條破了那麼大個洞啦！

黎 去罷，去罷，回家換！

黃（生氣）娟姑娘！走！

娟 不聽話的壞爸爸！給你娶個媽媽來管你！

黎 哼！胡說！

娟 胡說？奶媽說的！

江（一直在注視他們，笑了。）妹妹！妹妹！（掏出一把糖來。）來吃糖！

娟 謝謝江姑姑！

黎 江大夫，你怎麼每天都爲她花錢買糖？

江 我喜歡她囉！——您還不是喜歡吃糖？

【順手送糖給黎】

娟 江姑姑！不給他吃！（隨黃媽下）

黎（笑）我有，我有！——壞透了！

江（無可奈何地縮回手）真調皮！

胡（走向黎）D·黎，你再聽聽罷。

黎 怎麼樣？

胡 我以爲他是（低聲）急性T·B。（將聽筒遞給黎。）

黎 你的診斷不會錯的。

江 (緊張地) 那麼……

黎 (注視農民) 你是住在鎮上還是住在鄉下的？

農 住在鄉下，大夫。

黎 鄉村裏傳染 T·B 的機會少，可是一經傳染，抵抗力異常薄弱：所以……

……

【掛號員上。】

掛 這是你的掛號條子，五塊錢。自己收好，明天再來看病要帶着。

黎 請問病床還有空麼？

掛 病床？——怎麼，他——？

黎 他馬上非得躺下來不可！再不能動了。

掛 肺病病房裏早就沒空了。

黎 臨時病房呢？

掛 臨時病房也——

黎 (笑) 想想辦法呀！我知道你總有辦法想，幫幫忙，幫幫忙吧！

掛 您，黎大夫，您怎麼這樣說！（低聲）您看他那里住得起病房！將來又是拖欠！

黎 (笑) 他的醫藥費由我負責好了。

掛 (大不謂然) 您又負責！您的薪水就是這末被扣光的！

黎 你說我們能見死不救麼？

掛 這……

黎 就請你再麻煩一下罷。江大夫，看護們都跑了，就請您照應他進病房罷。

先給他點藥吃，止住血。

江 好，我去。

掛 (知道無法) 我說你今兒造化了驢! 走。

農 (茫然) 到哪兒去!

掛 瞧!——讓你住醫院!

農 (驚) 住醫院? 我還要回家呀!

江 你的病很重! 不能再動了, 要馬上躺下來, 懂嗎?……來, 跟我來!

農 不行, 地上莊稼沒有人……

胡 (不耐煩) 你要不要命?

農 大夫, 螻蟻還貪生哪……

胡 你再動一動就沒命了!

農 (驚) 呀!

黎 別怕! 住在醫院裏聽我的話, 你的病包好!

農 我……沒帶錢呀!

掛 要命！要命！人家黎大夫給你負責啦！

農 負責？……不要錢？哪有的事？

江 你安心住在這兒好了，沒錢不要緊。

農 不，——你們不會騙人？

掛 （推他走）走罷！走罷！你別把人氣死了！（向黎）黎大夫，我看您的錢丟到水裏去了！

黎 （笑）……

【江扶農民偕掛號員下。】

胡 Dr. 黎，您這樣未免太苦了自己了。

黎 胡大夫，我不能讓結核菌在我面前逃走呀！——哦，你看過我這計劃書沒有？（遞給他）我打算首先消滅掉這城市裏的 T·B·！

胡 我已經大致拜讀過了，您的計劃異常週詳，異常切實！（翻一翻，）如果

全部實現了。我相信十年之內，全國的結核菌可以完全消滅乾淨！

黎 可是胡大夫，這計劃要實現它，是需要很多的人才！我剛才要請你來談談，就是要請求你幫助我來實現這個計劃！

胡 D：黎，您太客氣了！您怎麼能這末說？

黎 不，我是因為聽到說胡大夫寒假後要到昆明去開業，是真的麼？

胡 （驚）哦！（馬上鎮靜下來）是的我正預備來報告 D：黎哩。

黎 胡大夫，如果真有這件事，我打算請你還是留下來，我們相處也很久了，你在 T·B、的研究上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不希望像你這樣的人才去掛牌開業。胡大夫，你既然看過我的計劃，你該知道我是多麼需要你！

胡 是的！我完全知道！而且我打算以全生命的力量來參加您的計劃！

黎 （色喜）哦！

胡 不過，我有一點意見。

黎 嗯？

胡 D，黎，您估計過這計劃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呢？

黎 很快！我想至多半年之內可以實現！

胡 半年之內？（搖頭）嗯，D，黎，您真是個學者，一點也不懂得公事。

黎 怎麼樣？

胡 您這計畫書拿上去，要經過人家收發，審核，研究，會商，最後還要來個決議。決議萬一通過了，等到公事下來，已經是半年之後了。可是經費呢？您再請款，領款，再批駁，呈覆什麼的來上一套，您能在一年之後開始籌備已經是很好的了。

黎 （倒也是聞所未聞）唔，有這麼麻煩？

胡 所以我早就預料到了！對於您的計劃，我也想到一個補助的辦法。

黎 唔？

胡 D：黎，您不能不作萬一的打算呀！——萬一這計劃不能批准呢？

黎 不會的。這是關係着整個民族健康的！

胡 當然。但是萬一因了種種原因不能實現呢？您能丟了這個計劃麼？

黎 自然不呀！

胡 對！那我們自己來幹呀！

黎 可是這不是私人力量所能勝任的。

胡 不！D：黎！您這計劃雖然龐大，但初步的建設費有個五百萬也差不多了。

黎 唔。

胡（得意地）那末，萬一您的計劃不能實現，那我在一年兩年之後，一定可以爲您籌足五百萬元！

黎（天真地大喜）哦！真的？

胡 這就是我打算去掛牌開業的原因！

黎 （冷了半截）哦！

胡 Dr. 黎，在學校裏的時候，我就追隨您三四年了，在這醫院裏，我又在您的教導之下工作了四年，我難道還不知道一個醫生丟了學術上的地位，而去開業，是多麼可恥麼？但是一個醫師開了業，——您先別罵我。——必然可以發財呀！Dr. 黎，我可以坦白地向您承認：我如今是在做發財的計劃！因為我有個哥哥在昆明，他在地方上相當有地位，很可以幫我的忙。我的計劃便是在兩年之內，聚積起五百萬來！

黎 （冷冷地）以後呢？

胡 （信口雌黃）Dr. 黎，您不是一向苦於沒有一個好的實驗室麼？您不是慨歎療養院太少麼？您不是感覺一切設備不夠麼？——哦，就是這計劃書裏所要初步實現的一切，我在兩年之後都可以替您建設起來！

黎（懷疑地，）替我？

胡 是的。到那時候，您的計劃如果批准了，是再好沒有了。我一定結束了自已的業務，以全部力量幫助您來實現這偉大的計劃！可是萬一您的計劃不能批准呢？我便把自己所建設的一切奉獻給您！我的療養院，我的實驗室，我的一切設備，您都可以隨便使用！您可以自己來實現那防癆計劃呀？——我這辦法對於您那偉大的計劃不是一個很好的補助辦法麼？

黎 唔，我懂了……

胡 所以，D？黎，我打算去開業，決不是爲自己發財，決不是離開崗位！這不過是一種手段！

黎（忍不住笑了）胡大夫，你的計劃很好！

胡 所以，我想您對於我去昆明開業的事，一定能夠同情的。

黎 可是胡大夫，我還想誠懇地挽留你，爲了我的計劃，也是爲了這城市裏五

萬個肺病病人請你依然留在這兒罷。

胡（出於意料）怎麼，您？——哦，您還沒懂我的意思，我不管您這計劃書

成不成功，都準備以全副力量來參加您的工作呀？成功了，也在一年以後，那時候我一定回來；不成功，那我在昆明的計劃實現了，也等於您的計劃實現呀！

黎 胡大夫，我是留你在此地，別到昆明去。——我是很誠懇地請求你，能答應我麼？

胡 您似乎對於我的計劃不同意？

黎 胡大夫！我根本不相信你的計劃！

胡 可是——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您不能——

黎（怒）胡大夫！你是在欺騙我！

胡 欺騙您？

黎 你信口雌黃！到昆明去辦療養院；你忘了昆明是很少有肺病的地方麼！

胡（謙和）可是Dr.黎正有許多人去昆明療養肺病呀！

黎 可是這城市裏正有五萬人在害着肺病！——胡大夫，你如果爲了受不住窮困，吃不了苦，而要去掛牌，都不失爲一個光明的理由！但用不着編這一套漂亮計劃來騙我！

胡（更謙和）Dr.黎，事實會勝於雄辯。

黎 全部事實是你想賺錢！發財！

胡（愈加鎮靜）不錯，Dr.黎，這是事實。我怕窮，我怕苦，因爲一個人在窮苦當中根本不能夠行的他的事業！所以我要賺錢，我要發財！我要爲我的事業發財！Dr.黎您是個老教授，國內知名的肺科專家，一個真正的學者！但您每月收入有多少？全部的收入一共算起來能買一套西裝不？江大夫的收入在這醫院裏他總算是中上等的了，可是她的母親和一個寡嫂在家

鄉裏餓飯，都沒有辦法接濟！物價繼續不斷地高漲，生活緊壓到無可再低！可是還是活不下去！多少智識份子，在窮苦疾病中死亡了！多少薪水階級做買賣去了，多少教授都改行了！而另一方面，那些投機取巧的人，不是在驕侈淫逸，不是在安富尊榮？Dr. 黎，我們知識份子都有着一份事業，一份理想的。在這狂潮巨浪的時代裏，是讓自己的事業理想和自己的生命一同淹死了呢？還是努力掙扎起來，爭取事業和理想？爲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我們中國有句話，叫「殊途同歸」；在外國也有一句話，叫「條條道路通羅馬」！Dr. 黎，我和您的理想沒有不同，不同的是手段罷了！

黎 胡大夫，問題是你的手段就是你理想！

【江淑嫻上。】

胡 （更其謙和。）哦，Dr. 黎，這樣說，您是根本不相信我的理想的了。那

我如今沒有辦法向您證明，只有看將來的事實了。將來，您會相信我的。——哦，我要到病房裏去看看了。（鞠躬而去。）

黎 花言巧語！

江 D.F. 黎，他——他是要去昆明開業了，是麼？

黎 他要去賺錢，發財！（收拾起計劃書。）好罷，我幾年來的心血，白費了！我盡我所知道的都教了他，如今羽毛豐滿，飛了！

江 您何必爲他生氣呢？他要走就讓他走罷。您的計劃已經全部完成了麼？

黎 （猶有餘恨）大致完成了。可是他 unwilling 參加我的計劃！（打開計劃書。）好罷！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要單槍匹馬地實現這個計劃！（拿起筆來略加修改。）

江 （目注於黎）D.F. 黎，爲什麼這樣悲觀？

黎 （大笑）悲觀？我這個人會悲觀？

江 那您爲什麼說只剩一個人……？

黎 那是因爲——

江 我……我在這計劃裏，沒有一點用處麼？

黎 （完全是感激和歉意。）哦！江大夫，對不起！剛才我氣糊塗了！你，是的，還有你在幫助我！

江 （目光炯炯）黎先生，假如我對於您的計劃有一點點幫助，我願意永遠……（找了半天字眼）追隨着您。

黎 （天真的快活。）哦！（伸手與握）江大夫，我希望長久地和你合作！你來看我的計劃：我需要多少人來幫忙！我起碼要一百位醫生，一千名看護！分配在十一個療養院，三十個肺病檢驗所裏。我要在三年之內把此地的肺結核菌撲滅乾淨！

江 我相信您的精神毅力一定做得到。（意味深長。）可是您自己個人的生活

太不注意了！

黎（完全相左）哈哈？我的生活還不好？看，我健壯得像條牛似的！我的身體足夠支持我的工作！

江 不，先生，我是說您自己太不保重自己了。比如說，今天忙到現在，您還沒有吃飯。這對於健康太——

黎（笑）不，不，不。我不會餓了的。我爲什麼時常吃糖？就是爲了有時餓了，在身體裏增加一點燃料呀！

江（馬上掏出糖來。）您吃吧，這兒有的是糖！

黎 哦！哦！好極好極！兩塊糖足可以支持一點鐘不餓哩！

江（跑去倒茶，）可是生活應該有規律呀！

黎（一面還在翻看自己的計劃書。）是的，是的。

江（端了茶來）比如說吧：——

黎 哦，多謝你！——我的生活很好呀！我在吃的方面是很講營養價值的：牛奶，雞蛋，我每天非吃不可！蹄膀，是我最喜歡的，又富於膠質，我時常在吃呀！——哦，走罷，到我家裏吃飯去，今兒黃媽做了一隻紅燒蹄膀哩！

江 （欣然）哦，好的。可是——

黎 江大夫，你不知道，黃媽不僅對於娟娟什麼都管，連我吃的她都管得很好，她簡直像是我家的主人一樣！

江 可是我說的不是吃的方面。比如說：（低頭數說）您出門來衣裳都不換；疲勞了，不知道休息；生活得太枯燥了，也想不到調濟調濟；還有娟娟，您自己也沒功夫好好照應她……

黎 （完全否定）哦！你完全全說錯了！這些事情黃媽都替我安排得很好很好！她弄得比我太太在世的時候更加妥當！

江（大失所望）哦！……那自然很好了。

黎 這個黃媽媽呀，簡直把我管得像管娟娟一樣哩！

江（木然）……

娟（在門外叫喚）爸爸：爸爸！……

黎（忙丟了江跑出去）娟娟！來呀！來呀！

娟 人家肚子餓死了！你還不走！

黎（抱起她來，）哦哦，好娟娟，別氣別氣，走走走。（到門口轉身，）
哦，江大夫，走呀，到我家吃蹄膀去。

【黃媽上。】

娟 江姑姑，走啲！走啲！

江 哦，謝謝您了，Dr.黎，我已經吃過了。

黎 吃過了？奇怪！你什麼時候吃的？

「不是，我是吃不了了。」

黎 吃不下飯，去吃點蹄膀呀！

江 我實在吃不了了，Dr. 黎。

黃 哎呀，江小姐，您客氣什麼呢？我的菜做得不好。

江 （苦笑）哦，不是的。

黃 （要拖）那麼走。

娟 （跳下來拖她）走嘛，江姑姑。

江 好，好，你們先走一步，我馬上就來。

黎 那末馬上來罷，江大夫。——好，娟娟，我們先走罷，——哦，江大夫，

剛才那個病人進了病房了？

江 住院手續都辦好了，床位弄妥了，藥也吃了。

黎 好，讓他睡一睡，我們停會兒吃過飯再來看他能。（走。）

江 好，我再去給他一點安眠的藥罷。

黃 先生，先生！（帶命令地）別走！

黎 什麼事？

黃 （捧着西裝褲）換上！換上！

黎 （搖頭）沒關係，沒關係！（要走。）

黃 您那白褂子還沒脫啦！

黎 哦哦。（脫了工作服）

娟 哎呀！滑稽！滑稽！爸爸屁股上多大一個大洞呀！

黎 管它的！（抱起娟娟就走）走走走！（下）

黃 （追下）換下來！換下來！

江 （坐下，無聊地抓起桌上吃剩的糖，又丟下了。沉思）……

【胡志豪上。】

胡（輕步走近，低聲。）Miss江。

江（一驚）哦，胡大夫。

胡您還沒有吃飯吧？——這兒有您一封信。

江哦，謝謝。——（拆信。）

胡我剛才簡直沒吃飽，走，到附近館子裏吃點東西罷。

江（看信）嗯，……我吃不下。

胡怎麼？——是老太太來的信？

江（暗中流淚）嗯。

胡Miss江，有什麼問題麼？

江唉，……她老人家和我一位寡嫂在家鄉簡直苦得不得了，想投奔到這兒來。

胡哎呀！千里迢迢，相當困難呀！

江 來又怎麼辦！

胡 能夠在一起自然好一點。

江 (苦笑) 嗯。

胡 Miss 江，冒昧得很，假如她老人家真的要來，需要我幫一點忙麼？

江 謝謝，用不着。

胡 哦，……Miss 江，剛才的問題您考慮過沒有？

江 剛才的問題？

胡 我希望將來您這兒聘書滿了，能夠和我合作。

江 哦，這……我恐怕不能夠了。

胡 爲什麼？

江 剛才 Dr. 黎要我留在這兒，幫他實現他的防癆計劃。

胡 唔……可是 Miss 江，我對於 Dr. 黎，雖然異常尊敬，但是對於他的防癆

計劃，我却認爲理想太高，不能實現！

江（也無心爭辯）唔。

胡 根據我的觀察，他的計劃是不會批准的，所以倒不如我那腳踏實地的小計劃容易實現。哦，Miss江，您如果已經答應了Dr.黎，我自然不好相強。但是我可以向您做一個預約麼？

江 預約？

胡 就是——假如Dr.黎的計劃不能夠成功的話，您是否答應和我合作呢？

江 胡大夫，那些未來的事，現在先別談罷。

胡 哦，對了Miss江，還是去吃飯罷。

江 對不起，我實在不想吃。

胡 我知道您剛才沒有吃飯，走，我請客。

江 不！

胡 那末您請客也可以呀！

江 我……

胡 現在還不到一點鐘，您又沒有事，就是不吃罷，陪我去散散步也可以吧。

江 （一轉念）好，我陪您去喝杯酒。（起）

胡 謝謝！您給了我無上的光榮！——哦，這兒怎麼有糖？——您的？

江 您喜歡吃麼？

胡 糖誰不喜歡呢？

江 （苦笑）那末您吃罷。

胡 謝謝。

【二人欲出】

【門口又出現一個幽靈似的女病人。】

江 （驚叫）哎呀！

江 誰？

女病人 我找黎大夫……

胡 去去去！黎大夫不在！

【出門，門掩。】

【女病人仆倒在地。】

【幕落】

第一幕

時 半年以後，一九四三年暑假將近時

地 黎竹蓀大夫家。

人 黎竹蓀。

黎 娟

黃 媽

江 淑 嫻

胡 志 豪

沈 庸

沈 若 蘭

担架人——二人

景 作爲會客室又兼做書室的一間廂房。一面通黎大夫臥室，一面通天井，隔着天井，是同居的別的人家和廚房。

【黎竹蓀大夫剛從醫院回來，穿着一條已經成了燈籠褲似的白中帶黃的舊帆布西褲，信口哼着無腔的曲調，蹲在地上劈着木柴。】

【黎娟從後面來，輕手輕腳地竄上他的肩。】

黎 （冷不防）誰？（一下失了重心，跌倒。）

娟 （大笑）滑稽！滑稽！那末大的人摔跤哩！

黎 小渾蛋：（爬起來捉她）你跑！

娟 （躲藏）來嘛！來嘛！你捉得到我那才滑稽哩！

黎 滑稽！滑稽！捉不到你才滑稽啊！（捉她）

娟 （再躲）來呀！

黎 （終於捉到了）你跑！你跑！（抱在身上打屁股。）看你滑不滑稽！

娟（又笑又叫）不來了！不來了！

【黃媽進來。】

黃（大不謂然）哎呀！老不老，小不小，像什麼樣子呀！

黎（小孩子似的難爲情，放下娟娟，大笑。）奶媽來救你啦！

娟（得意）看你還敢打我吧？

黃 娟姑娘，叫你來拿木柴的，又忘了！

黎 嗨嗨！挨罵了罷？

娟（做鬼臉）「嗨嗨！」——木柴他沒劈好呀！

黃 唉，先生，您也是的！廚房裏等着啦。

黎 我劈！我劈！——這裏先拿去用。

娟 嗨嗨！挨罵了罷！

黎（笑）先拿去！先拿去！

黃（接過木柴，搖頭）這末粗怎麼燒呀？唉，……我也不說了！不說了！

【走過去向米缸取米】

娟 劈得那麼粗，滑稽！

黎 好，我再來劈細點！

【黃媽將米缸底刮得慘叫。】

黎（回頭）又沒有米啦？

黃 這頓飯都不夠！

黎 錢又用完啦？

黃 每天叫您看賬，您又不看！……

黎（急解釋）不是問你賬，不是問你賬呀！

黃 三天前後您給了兩百塊錢，一捆柴就是三十幾，買油，買菜，買……

黎 馬上給錢，馬上給錢！

黃 (想說什麼) 好，不說了，不說了。(下)

娟 奶媽今早晨買東西已經墊了一百多塊了。

黎 (鼓着嘴，拍拍身上。)

娟 又沒錢了？——咳，滑稽！你不是要我明兒到新民壩去進學校麼？還要繳費啦！

黎 別着急，別着急，有辦法。——哦，要繳多少錢？

娟 連膳費一共兩千八百塊錢。

黎 兩千八？——有了貸金還要兩千八？

娟 那些戰區學生貸金津貼什麼的，要進了學校以後才能請求呀，第一學期還是什麼費要繳的，等貸金什麼的請求到了再退還哩。你看這學校的通知嘛！

黎 兩千八，兩千八，(打主意，)就是兩千八吧。

娟 這是頂便宜的了。別的中學都要五六千！——還有七八千的哩！

黎 明天一定要繳費麼？

娟 爸爸真滑稽，你不認識字呀！你看！

黎 好！有辦法了！——你把木柴檢起，送給奶媽去。我一會兒就回來。（向

臥室下）

【黃媽上】

黃 娟姑娘，我來，我來，你哪兒搬得動呀？——爸爸呢？

媽 在裏面。

【黎自內室出】

黎 奶媽，我那套新西裝呢，放在那兒？

黃 新西裝？你那兒來的新西裝？

黎 就是那一套好一點的，你時常要我穿的呀！

黃 哦！還叫它新西裝！差點沒破啦！

黎 在哪兒，給我找出來。

黃 唉，您連自己衣裳都不曉得在那兒！將來看您怎麼了啊！……囉，不說了。（下）

黎 （穿上上衣）找到嗎？

黃 （上）這不是嗎！——喂，您要這套西裝幹嗎？

黎 嗯，我打算穿。

黃 這樣大熱天，穿這一套？

黎 不是，不是，我先拿去洗。（摺好要走。）

黃 洗？我吃了飯，替你送到洗衣店去，這會兒忙什麼？

黎 不，我是有別的事，順便帶去呀！你快燒飯罷，我就回來。——哦，米還

不夠啦？

黃 已經賒了一升米來了。

黎 好好，停會兒還他錢。（匆匆下）

黃 （奇怪）娟姑娘，爸爸到哪兒去了？

娟 你不是跟他要錢嗎？

黃 米已經賒來了呀！

娟 明兒我還要繳費呀！

黃 （忽然想起）哎呀！他一定是——（向外跑去）先生……先生……

娟 奶媽！爸爸去遠了！

黃 （回來）唉！……（坐下流淚）

娟 奶媽，你……？

黃 （抓住她）娟姑娘，你明兒一準去新民場進學校？

娟 嗯。——明兒再不去繳費就不行了！

黃 娟姑娘，你離得開爸爸嗎？

娟 （不語。）……………

黃 你一個人進學校去，沒人招扶，沒有人管你吃飯睡覺，你離得開奶媽麼？

娟 （哭）奶媽！……………

黃 先生怎麼忍心喲？……………

娟 爸爸……他喜歡我……他就是沒有錢。

黃 （點頭）娟姑娘，是的，你懂事，……………可憐先生也是沒有法，才送你那

麼遠去唸書……………他要是沒有錢……………哦，那個中學在新民壩嗎？……………唉，

離這兒六七十里啦？又沒有汽車……………要是就在城裏多好！

娟 城裏中學一學期要七八千吶！

黃 唉，不說了，不說了！……………娟姑娘，你進中學了，我也回鄉下去了。

娟 不要你走，奶媽？

黃 你進了中學校，我也沒有事啦！

娟 放寒假暑假，我還要回家呀！

黃 等到放假了，我再進城來看你呀！

娟 不嘛！

黃 囉，娟姑娘，你不懂，你知道糧食多貴啲！多一個人吃飯，就多上……

【江淑嫻上】

黃 （拭眼淚）江小姐來了。

娟 江姑姑。……

江 怎麼，你們在談什麼？——怎麼不高興了？

黃 你來得正好，我們黎先生明兒送娟姑娘到新民壩進中學啦！

江 新民壩？不是很遠嗎？

黃 是呀，六七十里啦！——哦，江小姐，你這半年怎麼不來玩兒呀？

江 唔，我不是常來嗎？

黃 嗯，半年前您倒是三天兩天來的，這半年裏頭呀，我記得清楚，至多來過

五回！——

江 我今兒不是又來了嗎？

黃 今兒你來得好，正有好多話要跟你說哩。——哎呀，娟姑娘，請你到廚房裏看看火，我跟江小姐說兩句話就來。

娟 唔。（下）

江 哦，黎大夫不在家？

黃 先生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江小姐，今兒我求您一件事。

江 什麼？

黃 求您跟我們黎先生說聲：娟姑娘明兒進了學校，我也想回鄉下老家去了。

江 你怎麼也要走？黎先生對你很好呀！

黃 天理良心，這樣的主人還有什麼話說？可是您知道我們黎先生爲什麼讓娟姑娘去那麼遠上學？

江 不知道呀。

黃 唉！……江小姐，您不是外人：爲了這學校便宜，省錢呀！

江 唔。

黃 天理良心，我們先生是沒錢呀！可是您想，先生沒有錢，可憐讓娟姑娘那麼小的年紀就出去吃苦受罪，我還能留在這兒吃閑飯，讓我們先生多一個累贅嗎？再說，我人老了也不能做事了。

江 奶媽，你不要這末想，我想黎先生不會多嫌你一個人吃飯的。

黃 江小姐，你不知道，我不開口，我們先生是一輩子也不會辭掉我的。

江 那你就留下罷！

黃 噫！我主意拿定了！非走不可！你不知道呀，我們先生呀，這半年牛奶不

吃了，雞蛋也不讓買了，蹄膀呀都三個月沒見面了！（低聲）連這樣省吃儉用，把那些值錢的東西都一件件當了賣了呀！

江 哦！黎大夫這樣地——？

黃 天理良心，我不是嫌我們主人窮……

江 唉，奶媽，你們黎先生是好人！——他太潔身自好了！——他是不肯去掛牌的，他不是不能去賺錢！

黃 可是人家別的醫生呢！——哦，江小姐，你看見那個胡大夫麼？

江（驚）胡大夫？你看見他？

黃 我怎麼沒看見他！前天我上街買東西，看見他坐着私包車，身上是嶄新的西裝，嶄新的皮鞋，金錶鍊，金戒指，鈴子踏得鐺鐺響，好神氣呀！——連我都不認得了！

江（辯護地）那是沒看見你罷。

黃 人家也是醫生呀！還是我們先生的學生哩！

江（沉思。未答。）……

黃 唉，我也是廢話！——江小姐，我就拜託您了。

江 哦，什麼？……

黃 回頭我們先生回來，就請您替我說一聲吧，我要回家了。——我自己真開不了口呀！

江（遲疑）這……奶媽，還是你自己說罷。

黃 哎呀，江小姐，您帮我一回忙罷。

江 奶媽，你別多心，你不知道我今兒來……

黃 怎麼？……

江 我，我也打算離開這兒了……

黃（驚）您也要請長假了？

江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向黎大夫開口哩？

黃 你又爲什麼要走？

江（苦笑）奶媽，你不知道我的苦處啊。

黃 你老太太聽說不是出來了麼？

江（點頭）媽媽跟嫂嫂都到了昆明了。

黃 爲什麼不到這兒來？

江 一個朋友幫我接到昆明去了，已經在那兒安了家了。

黃 安了家就好了……

江 可是我就得上昆明去了。

黃 那末你去看看老太太也好呀！

江（苦笑）奶媽，你不懂，我自己並不想去呵。

黃 那——是老太太要你去？

江（搖頭）不。

黃（奇怪）那是誰？

江 人家幫我把媽媽跟嫂嫂都接出來，又替我安了家。……
黃 是誰呀？……

【外面聲音：『Dy 黎在家麼？』】

江（驚）哎呀！他來了！

黃（向外出）誰？

【胡志豪大夫上。】

黃 哦，原來是胡大夫來了！先生不在家，江小姐在這兒哩！請裏邊坐。

胡 唔，唔。……

黃 胡大夫，您近來發財了！那天在路上碰見您，您都不認識我了！

胡 唔，唔，……（走向江）怎麼，不在家？

【黃媽忿然下】

江 志豪，你自己跑來幹什麼？

胡（陪笑）我忽然想起了，我從昆明回來，雖然在醫院裏見過 D. 黎，可還不曾專誠來拜訪過，所以，我想我還是親自來一趟的好。

江（不悅）你這是跑來監視我的，你還是怕我不去昆明！是不是？

胡 那裏那裏！老太太和嫂嫂都到了昆明，我倒不怕你不去了。

江 是呀，我的母親和嫂嫂都已經在昆明做了抵押，你還怕什麼？

胡 哦，淑嫻，你這樣說，那不是把我看成了小人了？你以為我是在乘人之危，籍故要挾麼？（慷慨陳辭）淑嫻，你如果這樣想的話，那我馬上把媽媽和嫂嫂送到此地來，你自己去昆明的事，我便不敢相強了。

江（默然）……

胡 淑嫻，你太不了解我了，我這一次請求你去昆明，不過是爲了事業。而 D

黎的防癆計劃……

江 志豪，不用再講這些了，我已經答應你去昆明，而且已經跑來準備和 D. 黎談話了，你爲什麼還如此不信任我，一定要自己跑了來？你和 D. 黎感情上既不很好，你來了不是故意使我爲難麼？

胡 不不，淑嫻，你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趕了來，只是因爲你的性格太軟弱，我怕你見了 D. 黎又說不出話來。而且……

江 我今天一定跟他說好了。

胡（陪笑）可是兩個月前我就來信了，你至今還沒有向他開口呀！

江 你來是打算——

胡 如果你同意的話，必要的時候，還是我替你說了罷。

江 不不！我不許你開口！我這次只能告訴 D. 黎說我要走，我可不願意馬上告訴他說，我是到昆明你那邊去的。

胡（狐疑，微笑。）那是爲什麼呢，淑嫻？

江 你不管！我這次一定走好了！

胡（笑）好罷，我一定遵命。——哦，淑嫻，說了半天，把我到這兒來主要的一件事倒忘記了！

江 唔？

胡 你好好地安慰一下「」黎罷。他那防務計劃書，已經學校當局正式批下來了。

江 批下來了？批准了麼？

胡 怎麼會批准呢？兩個月前就傳出消息來，說是批不准，我們大家都知道了，可就是你不信。剛才我到院裏去，醫院院長親自拿那公事給我看了，還不是兩個大字「不——准——」。

江 什麼理由呢？

胡 說他的計劃空洞，不切實際。這份公事還在院長那兒，馬上就要送到D

「黎這兒來。」

江（歎息）唉……

胡 所以我早就叫你不要等了，這份計劃書是不會通過的。

江 Dr. 黎要是知道了……

胡 自然我也很替 Dr. 黎難過，所以好好地安慰他一下罷。

江 這份公事馬上就要送給 Dr. 黎麼？

胡 過去正式公事沒下來，所以大家都瞞住他。現在可是瞞不住了。

江 志豪，現在還有沒有辦法，讓這份公事再瞞住 Dr. 黎一些時候呢？

胡（窘急）這我什麼辦法呢？公事也不在我這兒。

江 你不能想想辦法麼？

胡 淑嫻，（笑）我可不懂你的意思。過去我催你去昆明，你總說要等 Dr. 黎的計劃批下來再說，批不准了，你就可以走。如今不准的公事批下來了，

你爲何又要瞞住他？

江（忿然）志豪，這是什麼話！我不能在Dr.黎遭受如此重大打擊的時候，再要求離開呀！

胡 哦，是的，是的，這一點我完全沒有想到。可是你瞞住了他，他倒以爲計劃還可以成功，又不讓你走了，那怎麼辦呢？

江 我希望瞞他一些時候，只要使他不懷疑我的走是由於他的計劃失敗的原故，就好了。

胡 可是他不要讓你走呢？

江 走不走那是在我呀？——可是志豪，你能設法再瞞他一下麼？

胡（忽然）可以，可以，我想一定可以！——問題就在院長身上，看他不同意。

江 那麼請你馬上找一下院長吧，把那公事壓一壓。

胡 好，我停會兒去找他。

江 志豪你不能馬上走麼？

胡 可是這兒——？

江 我不希望你再見 Dr. 黎？

胡 (笑) 好好，那我就遵命吧！(打算走。)

【黎竹蓀聲：『奶媽，飯好了嗎？』】

江 哦，Dr. 黎回來了，你快點走！

胡 他已經進來了。

江 你快點——

【黎竹蓀上。】

胡 (熱烈地) 哦。Dr. 黎，您回來了！我特地來拜候你，等您很久了！

黎 不敢當！黎大夫，怎麼樣，昆明那邊很好麼？——哦 江大夫也來了，院

裏沒有事吧？

江 今天禮拜，院裏沒有事，特地來看看您，剛巧胡大夫也來了。

黎 歡迎，歡迎，在這兒吃飯罷。——可是今兒沒有蹄膀了？「三月不知肉味」，我也是久矣夫不吃蹄膀了！哈哈！

【黃媽上】

黃 先生回來了？有事嗎？

黎 飯好了嗎？

黃 菜還沒做。

黎 江大夫和胡大夫在這兒吃飯，去添點菜罷。

黃 (面有難色) 唔唔。

江 不用了，Dr. 黎。

胡 Dr. 黎，別客氣，我還有事。

黎 大家不許客氣，尤其是你，剛從昆明回來的。（掏出錢）喲，這拿去買菜，這還你早晨墊的錢。這留着晚上買米。

黃（大驚）您那兒弄來的錢？——哦，先生，您的西裝呢？

黎（微笑）洗了。

黃 洗衣的條子呢？

黎 在我身上。

黃（故意）交給我吧，您自己又弄丟了。

黎（窘）你現在要它做什麼？

黃 您拿出來呀！

黎 回頭……

黃（責備地）就剩這一套西裝啦。您又把它賣了！

黎（笑）誰說的？誰說的？沒有沒有！

黃 沒有？拿洗衣條子我看！咳！（頓脚而下。）

黎 （搖頭而笑）嗨，我們這奶媽簡直是老太太！管得我好厲害！

江 Dr.黎，您的衣服真的拿去——

黎 （笑）這個年頭大家要賣點舊衣服，還有誰肯去開拍賣行呢？

胡 （倒是由衷之言）Dr.黎，您未免太苦了自己了。

黎 苦！這也沒有什麼。

胡 可是您的地位，您的學問，都不應該受這樣的苦的。

黎 當然，我如果肯去掛牌的話——哦，您大夫，對不起，失言了！

胡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Dr.黎，您的話是事實呀！開業的醫生誰不發財？

不說別人。我在昆明這半年來，差不多積存了一百多萬！依照這樣情形下

去，兩年之內我準可以籌足五百萬了！

黎 （爲這數字所驚）五百萬？

胡（得意）是呀！我很有把握在兩年內籌足五百萬元。

黎 哦，你是講五百萬法幣。

胡 是呀！去年冬天不是和您談過麼，我要籌募五百萬元建設一個理想的療養院。

黎（引起不快）哦，你倒沒有忘記你的計劃。

胡 當然，就和您不能忘記您的計劃一樣，我一天也不會忘記它。我如果忘記自己的計劃，那不是和一般爲了發財而去開業的醫生一樣了麼？——所以我這五百萬的計劃……

黎（向江）江大夫，你記得我們最近做過一個關於什麼的統計？那統計的總數好像也是五百萬！

江（低頭）是的。

胡 是您那防癆計劃裏初步建設費吧，我記得也是五百萬。

黎（搖頭）不是這個。

胡 可是您那偉大的計劃一時恐怕——

黎 (大不悅) 怎麼？

江 (制止) 胡大夫！

胡 (笑) 哦，我只是說最近恐怕還不能實現罷？

黎 誰說的？最近公事已經學校當局批下來了。馬上就可以實現！

胡 (故作驚喜) 哦！批准了嗎？好極了！

黎 要批下來，自然批准！對於我這樣的一個計劃如果不批准的話，那簡直是豈有此理了！

胡 自然！自然！同時我那五百萬的計劃也可以成功了。我希望它也能幫幫您的忙。

黎 你那五百萬計劃？——哦，我想起了，江大夫，最近統計的肺結核症每年的死亡數字是多少？

江 是的。(更低了頭。)

黎 你把那統計告訴胡大夫罷。

江 (不知所措)唔，……唔。

黎 我想這個統計數字和他那計劃的數字是個很好的對照。

胡 怎麼？肺結核症的死亡數字？

黎 是的，過去我說每年死亡四百萬人，那還不夠正確。——江大夫，你計算給胡大夫聽聽。

江 唔。——你該已經知道了吧？

胡 我還不知道。

江 這，這是……黎根據我們這個城市做的一個新統計：這個新的統計數字，說明了最近半年來肺病病人又在增加。在一般中學生當中，患肺結核的有百分之十五，在大學生當中，有百分之八！——這都還是比較生活富裕的

子弟，更窮困點的也許不止這個數目。假如一般人就是這個百分之八與百分之十五的平均數吧，便是百分之十一點五。那便是說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當中就有五千萬肺病病人！肺病的死亡率不一定很高，但是在這抗戰期間，爲了窮困，爲了無法停止工作，它的死亡率該有百分之十。那末根據這新的統計——過去說每年死亡四百萬人還是不够正確的。——如今每年肺病的死亡人數是五百萬人！

胡 五百萬人？

黎 胡大夫，這和你的計劃的數字是一樣哩？

胡 (勃然變色) Dr. 黎，您這是諷刺我！

江 (制止) 胡大夫！

黎 哦，我倒沒有這個意思。我只覺得這兩個數字相同得很有趣吧了。

胡 您這是對於我那計劃的一種諷刺，我很明白！但是 Dr. 黎，您先別諷刺我

，您知道您自己的計劃——

江 (急止) 胡大夫。

胡 (溫和地) 淑嫻，您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也請您告訴 D. 黎吧。

黎 江大夫，什麼事？

江 D. 黎，沒有什麼——胡大夫，我請求你——

胡 (更溫和地) 淑嫻，您應該告訴給 D. 黎，還有您自己的事——

江 胡大夫！一切的話此刻都不要談了！(威脅地) 否則我——

黎 江大夫，到底是什麼事？你請說！

江 D. 黎，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沈若蘭狂叫而來。)

蘭聲 (迫切而焦灼地) 黎大夫！黎大夫！黎大夫！……

黎 誰？(迎出去。)

江 志豪！我求你不要再說了！否則昆明我不去了！

（黎竹蓀扶沈若蘭進來。）

黎 什麼事，沈小姐？

蘭 （面色蒼白，骨瘦如柴。）黎大夫，哦，江大夫，求你們救救我爸爸！他吐血了！

黎 吐血？

蘭 吐了一痰盂的血！

黎 人在哪兒？

蘭 已經抬來了！

【担架人抬進沈庸來】

黎 哦！沈先生！

沈 （聲音微弱，勉強微笑。）D.F. 黎，又麻煩您來了！

黎 您累了！先別說話！

【黎招扶着將病人放下，担架人下。】

江（拉住沈若蘭。）沈小姐，你別怕，先告訴我：沈先生是怎麼吐血的？

【黎取聽筒爲沈診察，一面聽着若蘭的話。】

蘭（哭）爸爸爲了我的病，自己拚命地寫文章，成日成夜地寫，想賣點錢，送我去養病。可是物價一天天地高，文章賣不出錢，爸爸又生病，又着急，今早起來又拚命地在趕文章，不知怎麼一下，就急得吐血了！

江 哦，不要緊，不要緊。（爲沈把脈，驚。）

黎 怎麼？（試脈搏。）血吐得很多麼？

蘭 一個痰盂都紅了！

黎（再檢查他的手指甲和眼皮。）沈先生，我要責備您了！上次我要您好好地休息，養病！您不獨不聽我的話，反而變本加厲地去工作！這怎麼可以呢

沈（強笑，搖頭）……

黎 您爲什麼不聽話呢？

沈 休息，養病，……（笑）這不是我的事。…… D. 黎，您自己休息過麼？

……

黎 您怎麼能和我比？我健壯得像條牛，我沒有病呀！——奇怪：脈搏怎麼這樣地快而弱？

沈 身體太壞，那是因爲我本來害着病。

黎（驚）本來有病？

蘭 爸爸他本來害着傷寒，還沒有完全地好哩！

江（大驚）正害着傷寒？

沈（點頭）……

黎 哦，怪不得……

江（低聲。）那不是我——

黎（制止之）……

沈（強笑）怎麼樣？……Dr. 黎，您說：

蘭（迫切地追詢）黎大夫？

黎 沒有什麼！沈先生，您可知道自己的血是屬於什麼型的？

沈 我的血？——是O型。——怎麼？

蘭（恐怖地）要輸血？

黎 不要緊。這是因爲一時失血太多，又害着腸熱症——傷寒，非輸點血不可！——但我警告您：從現在起閉起眼來休息，不許說話！不許思想！

蘭（焦灼地。）黎大夫，我的血可以輸給爸爸麼？

黎 別怕，沈小姐，你的血不一定合用，而你自己呀，也是沒聽我的話，不會休息過。所以你自己都還貧血哩。——可是不要緊，我們醫院裏登記得有

自願輸血的人。——江大夫，勞慙的駕，請馬上到醫院去把輸血用的全部器械搬了來，同時要一個O型的輸血的人來！還有，帶點安眠的藥來決。

江 好，我就去！

沈 (抓住黎) Dr.黎！

黎 不許說話！

沈 不，我相信我的身體還可以支持，用不着輸血！只求你……

黎 (命令)沈先生！我禁止你說話！

沈 我……

黎 (嚴厲)你的病不准你說話！

沈 我並不怕死……

黎 可是你願意死麼？

蘭 (痛哭失聲。)……

沈 自然，我還要工作，我爲了我的兒女還要活下去……

黎 對！沈先生！爲了工作，你要活着！我們需要你活着！我禁止你再說一句話！

蘭 (哭)爸爸！我求你不要再說話！

江大夫，請快去罷！

江 好。——志豪，你陪我去罷。(拉胡下)

沈 (拉着若蘭的手)好。(微笑點頭)

【暗轉】

【下午了】

【沈庸已經被抬進了臥室。】

【江淑嫻在室內踱來踱去。】

【沈若蘭默默地坐在一旁，泣然欲泣。】

【黃媽捧消了毒的器械輕步進臥室去，旋即退出。】

蘭（哀求似的）江大夫，非等那個人來輸血不可麼？

江 O型血的就這一個。——呀，已經三點鐘了！——我限他們兩點鐘以前找到人的。

蘭 再遲了不是危險了麼？我的血爲什麼不能用？

江 你的血能不能用不管了，可是你自己已經貧血得厲害，再輸血給別人，你自己就沒法支持了。

蘭 那不管了！（迫切地，）江大夫，請你就用我的血輸給爸爸吧！

江（安慰）沈妹妹，你不要這樣興奮！這不行的！我們不能爲了救一個人而使另外一個人危險！

關 江大夫，犧牲了我有什麼關係呢？爸爸他準備犧牲自己來救我的病，那才錯了哩！我已經病成這樣，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都沒有用處；而爸爸呢，家庭裏需要他，文化界需要他，社會上更需要他！在爸爸和我之間選擇，當然應該犧牲我去救我的爸爸！

江 沈妹妹，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呢？沈先生的病一定救得好，輸血的人馬上會來的。至於你自己，根本沒有犧牲的必要！爲什麼要這樣想呢？沈妹妹，你是病了，你該好好地休息才行！——哦，我問你：這半年來要你好好的養病，你爲什麼還在做工作？——這是不行的呀！

關 江大夫，你們懂得病，可不懂得我們的生活。

江（驚）這怎麼講？

蘭（不想說）唔，我是胡說白道的。

江 你說呀！

蘭 江大夫，你知道我還有一個祖母和兩個弟弟麼？

江（恍然，）哦！……你也有這末重的負擔！

蘭 我可不能再叫爸爸出負一個肺病病人的醫藥費了！

江 可是沈妹妹，那你的病——

蘭 江大夫，我想得很明白，我和爸爸兩個人都有病。要救我的病，只有犧牲了爸爸；那怎麼可以！……所以，我已經下了決心：我要救爸爸的病！

江（安慰）好妹妹，我們女人的痛苦常常是相同的。你不用着急，沈先生的病一定治得好。可是你自己，更不許胡思亂想，好好的聽我的話，我保險你一定會好的。

蘭（看她一眼，笑笑。）謝謝你，好江大夫。

【黎竹蓀上。】

蘭 哦，黎大夫，爸爸睡着了麼？

蘭 剛剛睡着。

蘭 輸血的還沒有來，怎麼辦呢？

黎 (看錶) 已經三點過了！——江大夫！

江 我限定他們兩點鐘以前找到那輸血的人的！

黎 今天非輸血不可了！

蘭 黎大夫，我的血……

黎 (笑) 胡說白道！你的血型一定不合用。

江 那我馬上再去醫院找一趟。

黎 也好，——那謝謝你了，江大夫。

蘭 好江大夫，你累了！

江 不要緊，我馬上就回來。(欲去)

黎 哦，江大夫，我要問你一句話。

江 (慌張) 唔，什麼？

黎 剛才胡大夫要對我說什麼？

江 沒……有呀，……，……我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黎 你不是在阻止他麼？

江 沒有，沒有的事，——唔，黎先生，已經三點多了，我去找輸血的人，等會兒再談罷。(匆匆下)

黎 (欲阻) 你……

蘭 黎大夫，讓我去看看爸爸罷。

黎 不，他剛剛睡着，你等一會罷。哦，沈小姐，你不用焦急，你得好好地保重自己！你的病還需要休息才行呀！

蘭 唔，是的，謝謝您，黎大夫。

黎 你就在這兒休息一下罷。（向臥室下）

蘭 （看看臥室，遐想。）……保重，……休息……

【胡志豪衝進來，江淑嫻在後面追來。】

江 （壓低聲音）志豪！你不能够！

胡 （冷笑）你別怕，我也不怎麼他。不過他既然侮辱了我，我不能不報復一下。

——我只要告訴他：他的計劃原來也是空洞浮泛，不切實際，批不准的！

江 你聲音低點！——裏面有病人！哦，沈妹妹。（耳語）

蘭 唔。（向臥室下）

江 志豪，你何必一定要把這不幸的消息，那末當面告訴他？這對你又有什麼

好處呢！

胡 不告訴他也可以，那你馬上離開此地，我們一同到昆明去。

江 我不是已經答應你去昆明了麼？

胡 不，我是立刻走！（站起）此刻就走。

江 那……

胡 我知道你不肯。

江 不是不肯，我對 D. 黎不能不告而去！

胡 可是你要走，就得告訴他那失敗的消息。否則你走不了！

江 你不管！我一定同你走好了。但我無論如何，得向 D. 黎說明白。

胡 你自己得搞清楚了：你答應走，可又不願意馬上走；要向 D. 黎說明白，又不願意告訴他那計劃失敗的消息。——那我問你：怎麼能走得了呢？

江 這些問題，我自己負責好了，你別管。

胡（笑）這簡直是小孩子的話，你在哄我。（更其溫和地）淑嫻，你不是把我當着小孩子在哄罷？如果你真的不願意去昆明，（誠懇之至地）淑嫻，我決沒

有強迫你的意思。我可以馬上把老太太和嫂嫂護送到此地來。——我的話如果有半點虛偽，叫我天誅地滅！（欲泣）

江（爲所感動）哦，志豪，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胡 我知道你至今並不信任我，更沒有愛我。

江（憐憫地）志豪！你爲什麼這樣說！

胡 你的一舉一動，都充份地說明你並不會愛我。你也許只是爲了老太太和嫂嫂……

江（抓住他的手，）志豪！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淚已盈眶）我不會對不起你！我一定同你去昆明。

胡 可是——

江 你在懷疑我？

胡（悲痛地）我——不敢——相信！

江 志豪，相信我。……但希望你不要太勉強我。

胡 勉強——！

江 比如對 Dr. 黎，我希望你不要那樣——

胡 哦，淑嫻，不會的，我剛才不過是和你開玩笑的話。我決不會勉強你的，但是嫻，你要我相信你——

江 你還不相信我？

胡 讓我相信你的證據是什麼呢？

江 證據？

胡 你至今僅僅答應我同去昆明，可是在婚姻問題上——

江（一震）那到昆明以後再——

胡（狂喜）你答應我到昆明以後結婚麼？淑嫻？

江（不是答應，但也不會拒絕。……）

胡 淑嫻！我相信你了！（脫下自己的戒指戴上她的手）

江 （半反抗）不！

胡 嫻！你答應我了！你是我的了！

江 （木然地被戴上）……

胡 （欲擁抱她）嫻！……

江 （拒絕了）志豪！不！……哦，我還要到院裏去找輸血的人哩！（拔腿就走）

胡 （追下）淑嫻！……

【江胡下】

【沈若蘭捧茶壺出，】

蘭 （驚異）走了？

【剛欲穿室而過】

【胡志豪奔返】

胡 對不起，（掏出一封拆過了的公文來）請把這個交給黎大夫，是醫院裏叫人送來的。對不起。（轉身奔出）

蘭 （看了看丟在一邊）什麼東西？（下）

【黃媽上】

黃 沈小姐，你要開水麼？讓我來。

蘭 （聲）不！我自己去。

黃 哦，沈小姐，江小姐呢？

蘭 （聲）她走了。

黃 走了？……她真的走了！唉，她也走了！

【黎竹蓀自臥室踱上】

黎 奶媽，誰走了？

黃 唔！……我說的是江小姐，她也要走了！

黎 (奇怪。)她要走了？到哪兒去？

黃 她今兒來，不是說要跟您請長假麼？

黎 請長假？——到哪兒去？她？

黃 怎麼，您還不知道？——她不是走了！

黎 她此刻是到醫院裏去找人呀。——你說她要請長假？到哪兒去？

黃 要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我記不清了。——哦，先生，怎麼，她自己還沒有

跟您說？

黎 唔………嗯，沒有

黃 那，那，我的事一定更沒有提了？

黎 (沉思中。)唔，你的事？

黃 ……先生，我……

黎 哦，奶媽，你自己有什麼事呀？

黃 ……唉，我簡直不曉得怎麼說……

黎 你慢慢說呀。

黃 ……先生，……我也要跟您請長假了。

黎 唔！你不幹了？

黃（急）嗨，先生，您別生氣，不是這樣說。……我不是不幹，是請長假。

黎 那爲什麼呢？

黃 「爲什麼？」——不爲什麼呀，先生。

黎 不爲什麼，那要請什麼假？

黃 嗯，……娟姑娘進學校了，我也沒有什麼事了，先生。

黎 她放暑假放寒假，還要回來的呀！你不要誤會了意思，我讓她進學校，並

不是要你走呀！——不要走，不要走了！

黃 不是的，不是的，先生。

黎 那你到底爲什麼要走呢？

黃 爲了，爲了，我家裏有事。

黎 家裏有事？

黃 我小兒子來信，要我回家呀！

黎 唔？

黃 大兒子當壯丁去了，家裏少了人手。小兒子來信，要我回家去。

黎 真的麼？

黃 (狠心地、) 真的！我要說句話叫天老爺——

黎 可是你非回去不可麼？

黃 噫，非回去不可！非回去不可！

黎 唉！……

黃 本來，娟姑娘是過世的太太託給我的，我也丟不下來……現在，進學校了，好了。我也老了，做不動了，您就讓我回家吧。

黎 好，都走罷，都走罷！

黃 (急) 先生，您別生氣，我不是爲了別的，更不是爲了這兒苦！——我對天發誓！

黎 (笑) 奶媽，你別急，我相信你！可是你回家一趟，等有空了，再回我這兒來。

黃 一定來，一定來！(偷偷彈淚。)娟姑娘放假了，我就要來的。

黎 娟姑娘明天早晨就走，你總要等她走了再——

黃 嗯，我把娟姑娘送走了再走！(哭)

黎 奶媽，你怎麼？

黃 (強笑) 十來年了，我實在也捨不得娟姑娘啊！……哦，先生，您自己的衣

服在哪兒都曉得吧！

黎 我曉得

黃 換洗的衣裳都在那小櫃子裏，外面的衣裳掛在樹裏。……啊，吃飯呢？您一個人就到醫院裏去代伙食？

黎 (點頭) 嗯，(苦笑) 可是沒人給我燉紅燒蹄膀了！

黃 ……唉！您也好久沒吃蹄膀了！……連雞蛋牛奶都好久沒吃了！……到鄉下，我給您送來。

黎 奶媽，我說了玩兒的。

黃 不！一定，一定，先生，只要您相信我，……我不是個壞良心的人！(忽不住淚，欲下。)

黎 奶媽，你怎麼這樣說！

黃 (回顧。) 唉，這個家沒有一個人照管！……哦，先生，我上次就跟您說過

這江小姐……

黎 江大夫？怎麼樣？

黃 唉！她又要走了！要不，她跟您倒是一對兒……

黎 哦，奶媽，你不要胡說！

黃 我倒不是胡說！人家江小姐對您真是……唉，不說了，不說了，她也要走了。……可是您一個人怎麼過日子啊？……（下）

黎 （陷於沉思。）……

【沈若蘭捧茶壺上】

蘭 江大夫，還沒有來？

黎 唔，還沒有。

蘭 哦，剛才醫院裏送來一件公事，您看見麼？

黎 公事？在哪兒？

蘭 這兒！

黎 哦！（歡喜）這一定是我的計劃書批下來了！

黎 計劃書？

黎 防癆計劃書！是我計劃的。我要在這城市裏實驗：三年之內，完全免費來收容所有的肺病病人！把這城市裏的肺結核症完全消滅！

蘭 完全免費？……完全消滅？

黎 對了！三年之後，像沈先生和你這樣肺病病人都不會發現了！

蘭 （神話一般）真的麼？

黎 當然——（在看公文）

蘭 黎大夫，您的計劃什麼時候開始實現？

黎 唔……

蘭 馬上就可以實現麼？

黎 (暴怒) 豈有此理！(扔了公文)

蘭 (大驚) 黎大夫，怎麼了！怎麼了？

黎 我這樣的計劃還說空洞不切實際？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狂怒地徘徊。)

蘭 您的計劃？——

黎 豈有此理！他們不批准我們的計劃！

蘭 (惶惑地) 那末……

黎 (檢起)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他們批准！(翻看計劃) 這是整個民族的健

康問題呀！

蘭 那末這計劃……？

黎 我一定要實現它！一定要實現它！就是十年八年，我也要實現它！(翻看

計劃)

蘭 (失望地退去) 哦……

【黎在沉默而憤怒地看着計劃】

【江淑嫻匆匆奔上】

江 Dr. 黎，輸血的人不能來了！

黎 （沉默不語。）……唔

江 （大驚）這不是您的計劃書？

黎 ………… 嗯。

江 退……回來了？

黎 ………… 嗯。

江 爲……爲什麼？

黎 江大夫，我想你該比我先知道了。

江 （急）這是誰送來的？

黎 醫院裏送來的。

江 哦，……我是先聽到點風聲……

黎 江大夫，聽說你要走了，大概也是因為知道我這計劃失敗的緣故吧。

江 (矢口否認) 沒有！沒有！我沒有要走呀！這又是誰說的？

黎 你不是跟我們奶媽說了麼？

江 (放心) 哦，……那是我和她開玩笑的。

黎 胡大夫掛牌發了財，如今張大夫，馬大夫都去掛牌了；葉大夫改了行，裘大夫也改了行！……沒想到如今你也要走了！

江 (恨不能剖腹說明。) 沒有！沒有！黎先生！我絕對沒有要走，她聽錯了！
黎 可是我的計劃一定要實現的！我希望你留下來。

江 是的，黎先生，我不走的！我絕對不走的！(企圖岔開) 哦，黎先生，沈先生輸血的事怎麼辦？那個輸血的人不能來了！

【沈若蘭上】

黎 不能來了！爲什麼？

江 他自己也正在家裏生腸熱病。

黎 還有別的人沒有？

江 馬上找不到人！此刻已經五點鐘了，找得到今天也不肯來了！你看沈先生可能等到明天？

黎 不行！今天非輸血不可！

江 那怎麼辦？

蘭 (痛哭失聲)。。。。。。

黎 沈小姐，你別怕，有辦法的！

蘭 黎大夫，請你試試我的血，我想一定可以用的。

黎 你不要胡思亂想，你的血即使能用也不行，

蘭 不！黎大夫，爸爸的生命比我的重要得多！祇要能救了爸爸，我的血，我

的生命都可以——。

江 沈妹妹，你別急，我再去找找人看！（走。）

黎 不用去了，江大夫，時間趕不上了。

江 那怎麼辦？

黎 江大夫，我有辦法，只是要請你一件事。

江 什麼？黎先生！

黎 這輸血的手術請你代替我一下。

江 那自然可以。——可是你自己——？

黎 （微笑）江大夫，你忘了麼？我的血正和沈先生一樣，是O型呀！

江 （大驚）您？

黎 低聲！

江 你自己輸血給他？

蘭 (泣下) 黎大夫，不能！不能！

黎 沈小姐，你別怕，這沒有什麼的。你瞧我健壯得像條牛呀。

蘭 那您爲什麼不用我的血？

蘭 你的血還沒有試驗，等不及了！

江 可是黎先生！

黎 不用多說話了！

江 你自己的身體！

黎 我已經給病人輸過兩次血了，沒有關係的。——而沈先生是國內名學者，他是我們國家的精英，民族的靈魂，他的生命更加值得珍重！

蘭 黎大夫，這萬萬不能夠！

江 我，我不能動這個手術！

黎 江大夫，我以這幾年的師生關係來命令你！

江 不！

黎（鎮靜地）江大夫，這手術很簡單，你要堅強點！——來，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江（猶豫）不。……

黎 江大夫，你即使今天要離開此地，我也要命令你！

江（無話可說）哦！……

黎（向臥室去）時間等不及了！

蘭 黎大夫！您……

黎 沈小姐，你就坐在外邊，不許進來。也禁止一切人進來！——我家娟娟更不許進來！

蘭 可是你不能夠！……

江 沈妹妹，你就坐在這兒罷。

黎 你安心地坐在這兒等着吧，幾分鐘就好了。(下)

江 (阻止了蘭) 你不要進來了。

蘭 (感激而涕)……。……。

【黃媽上。】

黃 娟姑娘！娟姑娘！

蘭 娟娟沒在這兒。

黃 唔。——沈小姐你一個人在這兒？

蘭 黎大夫和江大夫都在屋裏給爸爸輸血哩。

黃 輸血的人來了？

蘭 沒有。——黎大夫自己把血輸給爸爸了。

黃 (驚叫) 那怎麼可以？

蘭 哎呀！黎大夫一定要那末做！我阻擋不住！——哦，奶媽，你去帶着娟姑

娘罷，別讓她進來，黎大夫關照的。

黃 唉，天底下有這樣傻的人！……真是好人啦好人！……（移步至臥室門口，向內窺探。——急縮回身）。哎呀，天啦！嚇死人！

蘭 怎麼？

黃 那末粗的針呀！裏面還有血？（還想再看，又縮回身）。我不敢看！

【黎娟聲：『爸爸！爸爸！』】。

蘭 哦，娟娟來了！——別讓她來！

黃（急向外跑）。別來！別來！

【黎娟已經奔上】。

娟 爸爸！——爸爸呢？

黃（急掩其口）。別叫！爸爸在——。

娟（低聲）爸爸在幹嗎？

蘭 娟娟，出去玩吧，爸爸有事哩！

黃 爸爸在替沈先生打針，走，我們去玩一會兒再來，

娟 不，我找爸爸拿錢，明兒學校裏要繳費吶！

黃 回頭來，回頭來，聽我話。

娟 不，我在這兒等爸爸出來。

黃 那就要一聲不響，坐下來。

娟 好，（蹣跚步走向椅子）我坐這兒。

黃 （忐忑不安）。……………

娟 滑稽，奶媽，你像隻老母雞，轉來轉去的幹嗎？

黃 哦，娟姑娘，我們走罷，要繳費，晚上再跟爸爸說罷。

娟 （懷疑）爸爸到底在幹嗎？

蘭 爸爸在替病人輸血哩！

娟 替你爸爸輸血呀！

蘭 (點頭)。。。。。。

黃 (攔阻她)別說話！

娟 那我去看看！(向臥室跑)

黃 (拖住她)別去！別去！

娟 我看看怕什麼？我又不吵。

黃 不能去！不能去！

娟 我偏要去！我偏要去！

蘭 娟娟，爸爸說的，不要你進去！

娟 滑稽，那爲什麼？

黃 好娟姑娘，走罷，我跟你買糖去。

娟 不，你們騙我，爸爸一定不在裏面。

黃 沒騙你，在裏面！

娟 我不信！（掙脫手，向臥室跑。）

黃（急追）娟姑娘！

【江淑嫻剛好出臥室】。

江（攔住娟。）妹妹，不要進去。

娟 我找爸爸。

江 爸爸在睡覺哩！

娟 滑稽，江姑娘，你哭了？

江（強笑。）沒有呀！沒有呀！

娟（懷疑。）是不是爸爸病了？

江 沒有！沒有！（拖娟），你來，我告訴你。——沈妹妹，你去看看爸爸罷，

他問你哩。

蘭 哦。(下)

娟 江姑娘，你說呀，爸爸到底在那里？

江 妹妹，我不騙你！爸爸在睡覺，一會兒就出來！

娟 她說在打針，你說在睡覺，你們在騙我！騙我！（欲跑）

江 真在睡覺！吵醒了爸爸要生氣的！（拖）

娟 我不信！我不信！（正要掙脫）。

【黎竹蓀——面色蒼白，扶門而出。】

黎 娟娟，不要吵！沈先生在睡覺哩！

江 （驚）。黎先生，你！——

黃 （驚叫）哎呀！

娟 （奔赴）爸爸！你病了！（哭）

【江、黃急扶黎】。

江 黎先生！你怎麼能起來？你要休息呀！

黎 (笑)你看我不是很好麼？沒關係，我這已經是第四次輸血了！（坐下）娟娟，你別怕，爸爸不是病，是輸了點血給沈先生，兩天就復原了。

娟 爸爸你的臉！

黎 不要緊，停會兒搽點擦點胭脂就好看了。

江 (嚴肅。)黎先生，你非休息不可！

黎 好，我馬上就去休息，足足睡上一覺，你瞧我就會復原的。

江 那您馬上去。

黎 不，等一會兒。——娟娟，替我把那計劃書檢起來。(擁娟在懷)，我不把娟娟的事弄妥當了，我也睡不着。——娟娟，我剛才聽到你要錢繳費，是

麼？

娟 嗯。

黎 這兒的錢是給你繳學費的，多下的給你零用。不夠，過幾天再寄給你。黃奶媽，這個錢明天給你們做路費，明天我是不能送娟娟進學校了，你送她去罷。

黃 唔。……

黎 娟娟，到學校裏要好好用功呀！爸爸過些時候就到學校來看你，帶好東西給你吃。——哦，你喜歡的糖，你喜歡的撒其馬，還有雞蛋捲，我都給你帶了來！

娟 爸爸，你個個禮拜都來嘍？

黎 嗯，每個禮拜天我都來。

娟 禮拜天我也不回家呀？

黎 路太遠，又沒有汽車，還是我來看你罷。

娟 爸爸你忙，你不會個個禮拜都來的。

黎 不，我一定來！每個禮拜來！只要你好好的用功！

黃（一旁垂淚）。先生，你看她可憐巴巴的這點年紀，讓她跑那末遠的去唸書！算了罷，你別讓她去罷，還有你自己的身體又這樣，沒人侍候怎麼行？你讓我一起留下罷，我也不走了。

娟（不禁悲慟起來。）爸爸！

黎 怎麼啦，娟娟？

娟 爸爸你病了！我不去了！

黎 娟娟！你是爸爸的好孩子，就得去！你忘了？明兒非報到繳費不可了！
奶媽，我不要緊，你送娟娟去好了。

娟 爸爸！（抱之）我捨不得你！……

黃 先生，你就讓娟姑娘跟我都別走了罷！……

黎 孩子，你知道爸爸病了，就別惹我生氣了。

娟

.....

黃

.....

江 奶媽，你明兒就送妹妹進學校罷，先生這兒有我照應。

黃 哦，江小姐，你不是說，你也要走了麼？

黎 哦，江大夫，我倒忘了，你真的要走了麼？

江 (淚已盈眶) 黎先生！.....不！

黎 明天的門診部萬一我不能來，江大夫，你可能——？

江 (決然) 黎先生！剛才我欺騙了您，我本來是要走的！可是，現在，我決

定不走了！

黎 (大為感動) 啊，江大夫！你，.....你不走了？

江 我不走了，黎先生！你馬上去休息罷。奶媽走了不要緊，我來招扶您。您

不是喜歡蹄膀麼，我也會燒哩！

黎（握住她的手）。江大夫！好極了！（抓起計劃書）這個計劃我死也不放的！還是你來幫我的忙吧！（笑）對了！我三個月不吃蹄膀了！奶媽，你今天再做一次菜罷！哦，再買一隻鷄子燉湯！給我的女兒和奶媽送行，也，江大夫，歡迎你！

【沈若蘭從臥室出，遠遠地離着大家，默然地看着。】

【幕落。】

第三幕

時： 又半年後，寒假前數日，下午。

地： 黎竹孫家。

人： 黎竹孫

沈庸

沈若蘭

江淑嫻

黎娟

農民

黃媽

景：同第二幕。惟室中異常凌亂，若干陳設減去了，頓覺缺少了許多生氣。

【通天井的門閉上了，屋裏空無一人。】

【黃媽的聲音：「黎先生！黎先生！……沒在家？……哦，劉太太！」

女人的聲音：「哎呀！奶媽，你來啦？」】

【黃媽：「噯，劉太太，您好呀？」】

【女人：「怎麼，你從鄉下剛進城嗎？」】

【黃媽：「是呀，我來看看我們黎先生呀。劉太太，我們黎先生又出去

啦？」】

【女人：「出去了，他下午都不在家呀！」】

【黃媽：「噯！門怎麼沒有鎖呀？」】

【於是推門而入。黃媽背後還跟着農民。兩人都風塵滿面，農民揹着羅

筐，裏面盛滿了東西。】

黃 碗，我們這位東家呀，半年不見了，還是這付脾氣：出去不鎖門！——奶媽不在你這兒啦！還是不鎖門！——老二，進來罷，外面冷得很！

農 黃奶奶，這繩筐裏的東西——？

黃 先放在牆犄角裏，你坐下歇會兒罷。我們黎先生呀，最不講究規矩了，你隨便坐。

農 嗯嗯。

黃 (檢查着一切) 哎呀！這還像一個家嗎？亂七八糟！(順手就整理起來) 怎麼東西都少了？這兒的一座鐘呢？……還有那些磁器呢？……怎麼，櫃子也少了一張？——是給人偷去了？——哼！我知道了！這一定是——

唉，怎麼得了啊！

農 黃奶媽！什麼給偷了？

黃 沒有偷！沒有偷！這一定不是被偷了的！(拿起掃帚大掃) 噢，老二，你坐

呀。

農 嗯。

黃 「嗯」——你坐呀！

農 一樣，一樣。

黃 是不是這兒坐不慣？好好，我們還是到廚房裏去烤火罷！

農 （急搬起籬筐）好好。

黃 嗨，我知道你的脾氣嘛！——，你等我把地掃完呀！——對面，過了天井就是。

農 （仰望着天）黃奶奶！要落雪了！

【黃隨農民下。】

【黃聲：「哎呀！江小姐你來啦？看見我們黎先生麼？」】

【江淑嫻聲：「哦，奶媽！你什麼時候來的？黎先生去看病人去了！」】

【黃聲：「哦，您裏邊坐罷，我就來。」】

【江淑嫻上，抱着兩盒糖果。」】

江（沉思）她來了！（四顧）怎麼？誰打掃過了？……唔……（坐下，仔細地環顧了一下，依依地。）唉！……（撫摩着室內的一切）走了，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將糖果放在寫字台上，從皮包裏取出一封請柬來。自己看看，不禁又陷於沉思中。）……

【有腳步聲。」】

江（急將請柬藏入皮夾，離開寫字台。）……

【黃媽奔上。」】

黃江小姐，您知道我們娟姑娘回家了沒有？

江學校快放假了，過兩三天會回來了罷。

黃在鄉下聽說城裏學校都要放假了，我當着娟姑娘已經回來了哩！……

噢，半年不見啦！——哦，江小姐，半年來，您好嗎？

江（微笑）……謝謝你。

黃 又加了薪水沒有？

江（搖頭。）倒是物價又加了兩三倍了。

黃 唉，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啊！……您老太太她們來了麼。

江（觸着病痛。）……能來倒好了。

黃 怎麼還沒來？夏天不是說到了昆明？

江 還住在昆明哩。

黃 哎呀！兩邊開伙食？——那不是夏……

江（歎息）……

黃 那您的薪水夠用麼？

江（苦笑）哼……

黃 那老太太她們又怎麼辦呢？

江（語塞）唔，……她們，幸而那邊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在幫忙。

黃 唔，那也罷了。——那末，江小姐，您是不是還打算到昆明去？

江（大驚）哦……我，（故意地）我不去！

黃 對呀！江小姐，您就在這兒吧。……（想遠了。）您看我們黎先生，一個人簡直不知道怎麼過日子！（又爲之抹拭一切。）……我看啦，江小姐，您還是把老太太她們接到這兒來能。……我們黎先生呀，……真是天下第一個好人！……哎呀，好冷的天！怎麼屋裏也沒生火？

江（受不了）哦，奶媽，我要走了。

黃 別走！別走！江小姐，再等等黎先生罷。

江 他每天這時候——一點到三點都要到幾個病人家裏去看病的。這會兒還不會回來。

黃 您知道他這會兒還不會回來？——那我去買點東西。——哦，可是您幹嗎趕他不在家的時候來呀？

江 (大窘) 嗯，嗯……，現在已經快三點了。

黃 那您就再等一等呀！——江小姐，怎麼，我們黎先生現在也出門替人家瞧病啦？

江 那裏，黎先生怎麼肯掛牌！——這些病人都是他一些文化界的朋友，盡義務的！

黃 唔！——那您還是等一等吧。

江 呀！已經三點了！我非走不可了！(從皮包裏取出請柬放在糖果盒上。) 停會兒先生回來，謝謝你，請你告訴他，說這是我送的。

黃 真不懂！您又說他三點鐘回來，三點鐘了，您又要走！

江 不！不！我還有事。

黃 別走！別走！您既是來找他，爲什麼不等一會兒！

江 奶媽，你不知道，我還有要緊事……

齊 哎呀！江小姐，怎麼我剛來您就要走？您坐一會兒，我去買點東西——！

唉，半年不在，廚房裏爐子也壞了，鍋也生鏽了！大冷天，家裏沒有炭——

連木柴都沒有一根！——您給看看門，我就來！我就來！

江 （轉而一想。）哦，你去買東西？那快去罷。

黃 我就來，一會兒就來！（下。聲音……）哎呀！落雪了！

江 （將請柬放好，取了皮包要走。……）到門口，不知想起什麼，又依戀地

環顧一番。看到請柬，又折回身來。取起請柬。）

【沈若蘭——形容枯槁，面如死灰——出現在門口。——門外雪花紛

飛。】

江 （大驚）誰？

蘭 (沒有動) 江大夫！……

江 (奔過去) 哎呀！沈妹妹，是你！

蘭 江大夫，(笑) 您倒快認不得我啦？

江 你怎麼病成這樣了？

蘭 (笑) 我沒有病呀！

江 可是你爲什麼這樣……(找字眼) 這樣地瘦了？

蘭 (慘笑) 甚麼？……可是爸爸的病好了！

江 哦！沈先生的病完全好了。

蘭 黎先生說他的肺上完全清楚了！人也長胖了！今天可以出門來了。

江 哦！好極了！可是沈妹妹，你自己的病可比半年前——

蘭 沒有什麼，我很好。哦——，江大夫，黎大夫不在麼？

江 他出去了。

蘭 那您在這兒一樣。——我可以請問您幾個問題麼？

江 什麼問題？

蘭 您知道黎大夫的那個防癆計劃怎麼樣？已經批准了麼？

江 (大驚) 你問這個幹嗎？

蘭 我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江 (不想說。)... 這個計劃.....

蘭 (逼) 怎麼樣了？

江 不用問我了，再過兩天你問黎大夫吧。

蘭 您既知道，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江 (苦痛) 我怕.....

蘭 怕什麼呢？您告訴我。

江 唉，你問這幹嗎？不是別人在問你？

蘭 我自己想知道呀。黎大夫前回說：他要免費收容肺病病人，把所有的肺結核症都撲滅乾淨。我是個肺病病人，所以想知道呀。

江 好妹妹，你的病應該馬上睡下來休養，你別管黎大夫那計劃了。……

蘭 (驚) 怎麼？他的計劃又失敗了？

江 第二次還是沒有批准！——哦，你可不能對黎大夫說呀！

蘭 (沉思着，只點頭。)……

江 公事又批下來了，在院裏。黎大夫自己還不知道。你千萬不能告訴他。

蘭 (點頭。) 唔……

江 (抓住她的手) 沈妹妹，你該聽我的話，馬上躺下來，什麼事也不要做，靜地休養：須要好好的滋補，好好的睡眠！一動也不能動了！這半年，爲了沈先生的病，你太累了！而爲了沈先生的病，把你的病耽誤了！

蘭 (笑。) 沒有！沒有！

江 你不要自己逞強！你得馬上睡下來！應該聽醫生的話！——你多聽黎大夫的話，他的話沒有錯的！

蘭 (只是應付地笑) 是的……

江 (不信任地) 好妹妹！你真應該聽話呀！我不在這兒，我真不放心你的病！

蘭 (並沒十分注意) 怎麼？江大夫，你要到那兒去？

江 哦！……我……最近要到一個地方去一趟。——可是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好妹妹！

蘭 (點頭) ……

江 尤其是今天，你千萬不要告訴人！

蘭 唔。——哦，江大夫，聽說美國在試驗一種肺病特效藥，不知道成功了沒有？

江 唔，還在試驗當中，離開普遍的應用還早得很！你還是馬上靜靜的躺下來養病，先別管那些特效藥——哦，（看錶。）我要走了。

蘭（笑。）好江大夫，您再坐一會，我還有一個問題：您要我躺下來靜養，那您看，那要躺多久呢？

江（站起要走，）我想至少要躺一年以上。

蘭（強笑）至多呢？

江 那沒一定：也有躺三年兩年的。

蘭（故作調皮。）可是我躺下來，能支持多久呢？

江 你在胡說白道！怎麼能不躺下來呢？你不肯躺下靜養，那馬上要病得你非躺下來不可！

蘭（更玩皮地）病得躺下來又怎麼樣？難道馬上會死？

江 那不死不活地才有得拖哩！——我不跟你胡扯了！我要走了！——三點過

了！

蘭（拖住她）那你說，（又強笑）要拖多久呢？

江 說不定要拖上一年半載都不會死！——嗨，你今兒怎麼啦？

蘭（笑）我是計算一下那特效藥什麼時候可以到中國來呀！

江（欲走）你不管那特效藥罷，馬上去躺下來！……

蘭（突然地）哦！江大夫！來沙兒可以治皮膚吧？

江 嗯。

蘭 不是說來沙兒可以毒死人麼？

江 胡說！來沙兒是外用的藥，不是內服的呀！吃下去自然毒死人呀！——可

是你有皮膚病？

蘭 嗯。

江 在那兒？

蘭（做作地笑）我不給你看！不給你看！（笑着奔了出去。）江大夫我去了！（大笑。）

江（驚異地追到門口，）沈妹妹！

【門外雪花飛舞，猶隱約聞笑聲。】

江（看看雪花，又轉回身，抽出請柬來自己看了一下。——急提筆在背面寫了幾個字。——自己讀了讀，又突然撕碎。——從皮夾裏又取了一張請柬插入封內。——決然地走向門去。）

【門開，黎竹蓀冒雪歸來，手裏提着樂箱，身上披着一件虛有其表的大衣。精神顯現得蒼老了。】

黎 哦！江大夫！

江 Dr.黎，您回來了！

黎 怎麼，要走了？

江 我……我等了您很久了！我還有點事，我去一會就來。

黎 有什麼事呀，那末大的雪，請坐！請坐！

江（只好回來。）……

黎（脫去大衣，又覺太冷，穿上了。）江大夫，坐呀！

江（呆在那兒，茫然若失。）哦，我坐。

黎（看看四週，覺有異樣。摸摸陳設，也覺改了樣。看看江，不禁驚訝。繼

而忽有所悟）哦！江大夫，謝謝你！

江（驚惶失措。）什麼？

黎（碍難出口）嗯，你不是來了很久了？

江 嗯，是的。

黎（向四處找東西。）我這兒簡直什麼都沒有，連開水都沒吃的，你還是吃點

糖吧。——咦，糖呢？——江大夫，你沒看見麼？

江（急遮掩着那請柬）沒有，沒有。我不吃，你別找了。

黎 天冷得很，又沒火，吃點糖增加點熱罷。

江 不要，不要。（快遮掩不住了，急將請柬藏起。）你要吃糖，這兒有。（推出糖盒。）

黎 哦！（驚異）江大夫，你帶來的？

江（只得承認）嗯。

黎 哦！這糖好極了！請坐罷，

江（只得坐下。）……

黎（找話說。）又是寒假了！

江（默默地）……是的。

黎 聽說明年又有兩位大夫不來了。

江（低頭。）是的。

黎 Dr. 袁和 Dr. 曾都辭職了，都打算出去掛牌；還有 Dr. 潘乾脆準備做生意去了。

江 ……是的。

黎（歎息）有地位的大夫們都去了，新的讀醫學的學生逐漸減少了，醫學界一天天凋零了！

江 是的……

黎 一個大夫掛了牌，還能做什麼呢？一個個都成了江湖醫生一般，欺騙，賺錢，而且只替一些小姐太太們去治些頭痛傷風一類的感冒和消化不良的症候。——這那里是一個大夫對於人類社會所應盡的服務？就拿胡志豪大夫來說——

江（大驚）哦！

黎 你知道他最近的消息麼？

江 沒有，沒有。

黎 我昆明的朋友來信說，他根本沒有打算辦什麼療養院，只是一面在做囤積藥品的買賣，一面做江湖醫生，——拼命地想發財！

江 江湖醫生？

黎 據說但凡江湖醫生所幹的事，比如：用假名字登鳴謝廣告，用蘇打水配上顏色欺騙病人，發售什麼莫明其妙的成藥，——這些事他都幹。

江 （如坐針氈）哦！

黎 他簡直成了一個市僧！

江 ……

黎 而一般大夫掛了牌，如果都像他一樣。那不是有了一個醫生掛牌，就等於減少一個醫生？我們全國登記的醫生，一共不滿一萬人，一半留在淪陷區，大後方祇有區區幾千人，再如此減少下去，醫學界不是完了麼？

江（苦痛）是的。

黎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肺科的醫生是祇有減少，不會增加的了！

江（急）最近沒有減少呀！

黎 可是肺病病人繼續不斷地在增加，也就是醫生相對地減少呀！

江（鬆了一口氣）唔。……

黎 江大夫，你看我最近這半年來是有點頹喪麼？

江（看着他）也許是因爲夏大您給沈先生輸了血，身體沒有恢復罷？不過我並不覺得。

黎 當然，別人看不出來。我自己知道，但也祇是有一點點兒空虛之感——

不管在事業上，在自已生活上！

江（激動地）黎先生，您的生活太苦了。

黎 那我並不覺得。

江 那是因爲娟娟離開了您罷？

黎 也許有一點。

江 她這兩三天不是要來了？

黎 嗯，她回來我自然會高興。但她並不能排除我這空虛之感！

江 黎先生，您別這樣悲觀！

黎 (笑) 悲觀？那倒不會，比如說，我那防癆計劃書他們雖然不批准，我又第二次拿上去，——哦，現在又是半年了！還沒有批下來。但我相信我的計劃是對的，他們一定會讓我實現！而且，江大夫，有着您在，也給了我不少的幫助，不少的勇氣！

江 (內愧) 哦，黎先生，您不是在責罵我吧！

黎 江大夫，你怎麼這樣說，

江 我什麼都沒有做，我一點也沒有幫助您！

黎 不，這半年里如果沒有你，我的工作也許沒法進行了。……而且，今年暑假，你毅然決然地爲我留下來，……是給了我多大的……

江 (逃避) 黎先生，您別提了，那是過去的事了，……過去了很遠的事了！

……

黎 不！(第一次改稱) Miss 江，從那一次起，我才真感覺到你是我不缺少的合作者。

江 (震動) 我？

黎 而且，(四顧室中陳設。) 你不僅止在工作上，在我的生活上也……

江 (不知所措。) 我沒有……

黎 Miss 江，——淑嫻，我如今感覺到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需要你的永久的合作了。

江 (驚起) 哦，Dr 黎。

【黃媽聲：「汀小姐，我們先生回來沒有，？」】

黎 誰？

汀（得救。）哦，奶媽早就從鄉下來了，您去看看她罷。

黎（驚喜）哦，奶媽來了？（向外跑）

【外面的聲音——：

黎：——奶媽，你什麼時候來的。

黃：——哎呀，黎先生，您瘦啦！

黎：——你好麼，奶媽。

黃：——我倒好嚟。

黎：——你買的什麼。

黃：——我不在，灶又壞啦，這是罐子，這是木柴，炭。外面有霧，您

進去罷，我到廚房去一趟，就來。……：——】

江（同時）——在室中急遽地旋轉着。——取出剛才藏的請柬，看了一會，準備猛然扯碎。——又停止了。沉思，流淚。（遲了，……遲了，……）（低頭飲泣。）媽媽……（驚起，急急在請柬背後寫了一些字。——將請柬放在糖果盒上。——離開，徘徊。——）

【黎竹蓀上。】

黎（驚）你怎麼啦。

江（止步）我，嗯，……突然有點不舒服。對不起，黎先生，我回去一下，馬上再來。

黎 怎麼不舒服？要點什麼藥。

江 不，不，（急向外走。）我馬上就來！（至門邊，回首。）哦。黎先生，請不要責罵我。

黎 爲什麼。

江 因為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可是，我馬上就回的來。（急下）

黎 （茫然）她？……（徘徊）。

【黃聲：——江小姐，不會遲的，等你吃飯！】

【黃媽端爐子木炭上。】

黎 你這幹嗎？

黃 幹嗎？那麼冷的天，又下雪了，屋子裏沒有一點火，還行，——唉，這家呀，也不像個家了，牛奶不吃了，豆漿也不吃了，家里連一個鷄蛋都找不出來，你們都說生活，生活，還生什麼活啣！（引火生火爐）

黎 （笑）我在醫院裏吃飯呀。

黃 可是那架鐘呢？磁器呢？櫃子呢？也到醫院裏吃飯去啦？

黃 那……

黃 這屋子裏少了多少東西啦？你當我不記得？

黎 那是朋友借去了。

黃 我知道：——賣啦！

黎 沒有，沒有！

黃 院子裏孫師母說的：——這那裏還像個家，橫七豎八，亂七八糟，要不是我剛才打掃了一陣，有個客人來，像個什麼，火引起了，再整理屋子。

黎 (驚。) 哦，剛才原來是你收拾的？

黃 不是我，還有誰？

黎 唔……(陷於迷惘)

黃 您呀，那麼大年紀了，自己都不能照管自己，太太要在世的話，氣也要氣死了！

黎 (默然。……)

黃 哦，先生，娟姑娘學校裏您去過幾次？

黎 還是開學那一個月去過三次。後來……

黃 就一直沒去過？

黎 (自己很難過。)我太忙……

黃 (見狀)唉，我不說了，我不說了……(要走)哦，剛才江小姐送的糖呢？讓我收起來！

黎 什麼糖？江小姐送給我的？

黃 就是這兩包糖呀！她跟我說：您喜歡糖，所以送給您吃的。吶，上面還有一封信哩！

黎 (大驚)信？

黃 這不是？

黎 (搶過信來。抽出，是一張請柬。)請帖？結婚請帖！……

黃 誰結婚了？

黎 (木然。)……

黃 是汀小姐麼？

黎 (點頭。)……

黃 跟誰？

黎 ……胡大夫！

黃 就是去昆明的那個胡大夫？

黎 (點頭)……

黃 先生，您怎麼啦？

黎 哦，我沒有怎麼，我在想送點什麼禮物。

黃 哦，您看，這面好像還有字。

黎 (翻轉，讀。)「請您別責罵我，沒有爲了別的，僅僅是爲了生活，爲了母親和嫂嫂的生活，我走了您所痛恨的一條路……」哦，她走了，走了！

黃 她是不是說她不來了？

黎 (點頭)……

黃 哦，怪不得她說——

黎 她說什麼？

黃 她剛才臨走的時候，要我對您說：遲了，她不回來了。

黎 唔，遲了！……遲了！……

黃 我還打算等她回來吃飯哩！……(下)

黎 遲了！……遲了！……

【外面的聲音：——黎大夫在家嗎？信！】

【黃媽聲：——在家。那兒的？】

【來人的聲音：——醫院裏叫送來的。】

【黃媽持一大信封上。】

黃先生，醫院裏送來的信。

黎唔，放在這兒。

【黃下。】

黎（伸手一摸，從袋裏摸出幾塊——剛才江淑嫻給他的糖來，看了看，糖從手裏跌下。再檢起請柬，看看那兩行字。）……爲了生活，爲了……

【沈庸的聲音：——Dr.黎在家嗎？】

【黃媽的聲音：——在家。哦，是沈先生！你請裏邊坐。黎先生，沈先生來了！】

【沈庸已經恢復了健康，策杖而上。】

黎（起立）哦！

沈（奔向黎，幾乎抱他起來）Dr.黎！

黎沈先生，你的健康完全恢復了！

【相視有頃】。

沈 黎呀！我想念一個愛人似的想念着你呀！今天我第一次出門，第一件事便是來看你！

黎（比較沉靜），沈先生，我也在想念着你，因為我最近感覺到無限的空虛與寂寞。（在火爐前相對而坐）。

沈 空虛 寂寞？

黎 先不管它。——讓我再替你檢查一下罷。

沈 哦，Dr. 黎，不用了！我今天不是爲了檢查來找你的，而且你應該以相信你自己的健康一樣相信我了； Dr. 黎，如今我身上循環着的，有你的血
啊！

黎 可是我自己如今也不很相信我自己的健康了！

沈（驚）爲什麼？

黎 這大概和最近時常感覺到空虛，寂寞是同一原因吧。

沈 哦，Dr. 黎，您那防癆計劃怎樣？第二次的呈請批下來了麼？

黎 (微笑) 我倒不是爲了這。——雖然第二次呈上去有半年了，但我相信這計劃是會實現的。(忽然想起)。哦，剛才好像來了一封公事。(檢起來折閱。) 也許是——

沈 唔，正是您的計劃書。

黎 (看公文，突然變色)。……………

沈 怎麼？

黎 (未答)，……………

沈 又沒批准？

黎 (冷冷地微笑)，等於沒有批准，學校當局說是戰時經費無着，無從實現。

沈 哦！……

黎 (低聲)這可使我更感覺空虛了。(隨手將計劃書投入火爐)。

沈 (大驚，搶出。)Dr.黎！您——

黎 沒有什麼用處了！

沈 您不能夠！——難道您對這計劃就此放棄了麼？

黎 沈先生，我想起了您的一句話來了。

沈 我的一句話？

黎 記得和您第一次見面，談到我這計劃的時候，您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您說：「任何一個問題都不是單獨的」。當時您很掃了我的興。我認爲很簡單：肺結核症是民族的大患，我這防禦計劃是消滅這民族禍患的，沒有理由不實現！

沈 可是我——

黎（不讓他說）但現在我明白了！這可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

沈 不，不，Dr. 黎，可是現在的我，恰恰與您相反，認為過去的這句話是錯了！

黎（笑）您是安慰我！

沈 不！

黎 你聽我說！——我這計劃完成了一年了，在我，這是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在別人呢。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它的重要！呈請了兩次，拖延了一年功夫，結果還是不准！——這還不說；在我們自己醫學界裏呢，也同樣地使人痛心：在這抗戰中疾病雖然一天天的增多，醫生却在一天天的減少！

沈 醫生在減少？

黎 有些人是見獵心喜，眼看着別人投機發財，也就跟着去了；有些人在生活

的高壓之下不能維持生活，改行了；而改行的結果也是去投機發財！——醫生去了，丟下了病人！……所以肺結核也就更加橫行，病人便不斷地在增加！增加！

沈 Dr. 黎，這不僅是醫學界的悞形，抗戰到了今日，每一種職業部門裏都是一樣啊！大學教授也好，小學教員也好，公務員也好，文化工作者也好，甚至若干民族工業家，以至於規規矩矩的正規商人也全都改行了！改行的，去投機發財了。——不改行的，大半也利用着自己固有的地位在投機發財！——投機發財的心理像一股狂濤巨浪，侵蝕着這整個社會！

黎 對了！醫學界也就被捲進這狂濤巨浪之中了，沈先生，就拿你所知道的我兩個學生來說罷，他們跟我讀了幾年書不算，在這醫院裏又都做了幾年工作，我苦心地将他們訓練成好醫生，但胡大夫在去年就去昆明掛牌開業——投機發財去了。留下的一個，滿以為是我最好的合作者的，今天也為

了生活去結婚，走了！

沈 江大夫也走了？

黎 ……走了！

沈 唔。……

【沈若蘭幽靈似的出現在門口。】

黎 沈先生，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怎樣叫我不感到空虛寂寞呢？

沈 （同情地）這是當然的……

黎 計劃不能批准；即使批准了也沒有合作者了！所以我想起你的那一句話來，你說的對！這計劃是實現不了的！

沈 不，Dr. 黎，……

黎 我明白了，即使這樣一個計劃也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這是一個整個社會問題，整個社會問題沒解決，我的計劃從那兒去實現呢？我是應該失敗

的！我是應該失敗的！……

【沈若蘭絕望地隱去。】

沈 Dr. 黎，您聽我說。——

黎 對於我這計劃我是不能不放棄了，

沈 (嚴重地)您就此放棄了這個計劃？

黎 在整個社會問題沒解決之前，我是不能不被迫得放棄的……

沈 Dr. 黎，您錯誤了！您跟我過去一樣地錯誤了！

黎 我錯誤了？

沈 Dr. 黎，我先問你：你會改行麼！

黎 (微笑)自然不會！

沈 你不改行，難道會去投機發財麼？

黎 我自信還不會被捲進這狂濤巨浪裏去。

沈 只要您不改行，不去投機發財。那您的存在便是一種力量！

黎 (笑)力量？——我只感到空虛寂寞！——我還有什麼力量呢？

【黃媽引着農民——他揹負着籬筐上。】

黃 先生。您看看，還認識這個人吧？

黎 他是……

農 黎大夫，我姓張……

黎 哦，你是去年生過肺病的？

黃 是呀，那次生病住了醫院，您都沒有要他的錢，回家又養了半年多，病全好了。天天嘀咕着要進城來給您道謝。——他原來住在我家裏很近，跟我兒子是朋友。後來我回家了，知道我就在您的家裏做事，天天要拖我進城來。今兒我說進城來看您，他就一定要跟了來。——老二，你不是說要來道謝我們先生嗎？

農（撲倒就拜）黎大夫，謝謝您救我的命！

黎（大叫，拉起）噯，噯，起來！起來！這做什麼？哦，你的病全好了？長胖了些麼？飯量好麼？你還不能就下地多用力呀！

農（連連點頭）。嗯，嗯，……

黃（搬過籬筐），先生，這裏是張老二跟我倆人帶來孝敬您的；洋芋，番茄，青菜，菠菜，都是您說的，是什麼營養的東西！還有一百個雞蛋，兩隻老母雞，還有兩隻蹄膀！——都是您喜歡的！

黎（作色）奶媽，你應該知道——

黃先生，您先聽我說！——我知道您從來不肯受人家的禮的，我早跟老二說了，他可死也不答應！其實這也是人家一片好心，我也沒有話說，就替您受下了。

黎奶媽，你怎麼替我受下了？

黃 您聽我說呀！——這裏面也不全是老二送的，有一半是我送給您跟娟姑娘

吃的，也分不出是誰的了。難道您連我的也不受？

黎 你真是胡鬧！這怎麼能——

黃（生氣）先生！您真瞧不起人！人家辛辛苦苦搯了幾十里路來的！——您要
不受，您給我們搯回去！

黎 奶媽，你別生氣呀！

黃 不生氣你還是不受哩！

農 ……這都是地上長的，自己餵的，不值錢。

黎 好，多謝你。——奶媽，我真拿你沒辦法！

黃 好好，不說了，不說了，老二，我們還是到廚房里坐去。

黎 不要走呀，請在這兒吃飯。

黃 您不要管，我會留他。

【黃媽領農民下。】

沈 Dr. 黎，從這個農民身上，也就表現出您的力量來了！

黎 從他的身上？

沈 沒有您，這個病人也許早不存在了，是您救活了他！——這也是您的力量！但我說的力量還不是指的這個而言。

黎 那是——？

沈 剛才我們說投機發財的心理像一股狂濤巨浪，這是一股罪惡的力量！但是，在這罪惡力量的對面，如果有着不改性，不投機發財，緊守着自己崗位的人存在，這便是一種正義的力量！正義的力量存在一天，罪惡的力量終會消滅的。

黎 (搖頭) ○ ○ ○ ○ ○

沈 Dr. 黎，「歲寒知松柏」！只要大地上有着松柏存在，便說明了冬天並不

能永遠佔領着大地！

黎

.....

沈 Dr. 黎！您不投機，不改行，堅守着崗位！您的存在便是一種力量！一種正義的力量！

黎（微笑）沈先生您是過份地獎勵我了！

沈 不！

黎 可是我依然感覺空虛而寂寞啊！

沈 您還感覺空虛寂寞？

黎 即使如您所說，我也是一點力量，那這點力量不也太渺小了麼？

沈 爲什麼？

黎 天下滔滔，舉目不都是投機發財的人物麼？

沈 那您把這罪惡的力量看得太大了！我們雖然說，這罪惡力量侵蝕着我們整

個社會，但這羣人和我們老百姓比起來，不是很少很少的數目麼？而我們老百姓，比如剛才這位農民，跟我們一樣是在苦難之中忍受着煎熬，他們不會投機發財，也不能夠去投機發財呀！——同時，愈也把我們自己力量看得太渺小了，您知道大學教授們固然有的改行，可也有些教授在含辛茹苦，在艱苦地支持着教育呀？某些公務員改行了，可也有些公務員在埋頭工作，甘受煎熬呀！民族工業家投機化了，但同時也還有着在困苦艱難的境況下，忍痛維持生產的工業家呀！在每一角落裏，每一階層裏，都有着堅守自己崗位的人，十步之內，必有芳草！Dr. 黎，我們並不寂寞，我們的力量也並不薄弱啊！

黎 這力量我不否認，但是沈先生，在我自己，如果僅僅堅持着做一個正常的醫生，這點力量不依然可憐得很麼？

沈 對了！要堅持自己的崗位，就不能僅僅保持着不動！因為罪惡的**力量不認**

在增長，我們的力量也得要不斷地增加！

黎 增加！怎麼樣增加，請問？

沈 比如您的防癆計劃，不應該就此放棄！第二次失敗了，再請求第三次！第三次失敗了，再進行第四次！第五次！假如再不能批准，使用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去實現它！只要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它一定會實現！一定能夠實現！

黎 （冷笑），可是這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

沈 黎，我過去想錯了！我們既不能等待着整個社會問題解決了再去解決問題，而人能勝天，我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一切麼？

黎 （看着沈），……但是，我已經失去這個力量了！

沈 （無話可說。）

【默然有頃。】

【聲：——這兒姓黎麼？】

【黃聲：——誰呀？】

【聲：——黎娟，是你們家的學生麼？】

【黃聲：——是呀；是呀！】

黎 什麼事？

【聲：——黎娟她回來了！】

黎 （跳起，）娟娟回來了？

【黃聲：——回來了？在哪兒？在哪兒？】

【聲：——在門口哩！】

【黃媽跳進來。】

黃 娟姑娘回來了！娟姑娘回來了！

（狂喜）哦！我的娟娟回來了！（狂奔而出，）娟娟……娟娟……（下）

黃 (追下，) 娟姑娘，娟姑娘！……

沈 (不禁微笑，) ……

【有頃，外面有紛擾之聲】

黎 (奔向門口探望，驚退) 哦！……

【黃媽泣上，打開門扇，門外雪正酣舞。】

【黎抱着病了的黎娟上。】

【黃媽飲泣不已。】

黎 (低聲呼喚) 娟娟！……娟娟！……

【黃媽揭開她頭上的手巾。】

娟 (啓目，張臂抱其父，大哭，) 爸爸！……

【沈向門外人低語有頃。】

黎 (強笑) 娟娟，別怕，有爸爸哩！

黃 娟姑娘，奶媽在這兒哩！

娟 爸爸，……奶媽，……我看見你們了！

黎 娟，乖！……看見爸，你的病就好了。

沈（接過一封信來，走向黎，）這是學校的公函，Dr. 黎，您還沒看？

黎（搖頭，）……

沈（讀）「啓者，學生黎娟平素努力讀書，成績極佳，此次學期考試之第三日，突於課堂上……吐血數口……」

黃（驚叫，）吐血？

沈「……當經延醫診斷，謂係……肺結核病！……」

黃 也是肺病？……

沈「據云，實因平時營養不良，復因用功過度，考試期間又——」

黎 沈先生，別唸了。——娟娟，好孩子，你聽了爸爸的話，用功讀書；爸爸

可沒有聽你的話，時常來看你。……（哭）

娟 爸爸，……我不要你哭，你給我治病呀！

黎（笑）哦，娟娟，好孩子，你知道爸爸是個好大夫麼？多多少少人的肺病，都是你爸爸治好的，這沈伯伯的肺病也是爸爸治好的。……娟娟，你的病，包你三天就好了！……好孩子，你要聽話，我給你吃雞蛋，吃牛奶，再燉鷄湯給你喝。哦，還有娟娟喜歡的雞蛋捲……

黃（泣不成聲，）娟姑娘！我錯了！我錯了！我再也不離開你了！

娟 奶媽，……爸爸，……我不離開你們了！

黎 好，爸爸再不讓你走開了！……好孩子，我要你馬上閉上眼睡覺，聽話麼？

娟 嗯。

黎 噯，好孩子。一覺睡醒了，爸爸再給你檢查。

黃（接過娟，）娟姑娘，奶媽抱你去睡。（下）

黎（頹然坐下，無言，）……

沈（以手撫黎肩，無言，）……

黎（良久，抬頭視沈，）如今，我更沒有力量了！

沈（溫和地，）不，Dr. 黎，你不會的。

黎（可是我需要一些力量啊！我可憐的女兒！我要治好她的病！

沈（你有這個力量的！

黎（憤激地）我還能做什麼？我的計劃失散了，我的工作破產了！別人稱

我做肺科專家，可是連我自己最親愛的女兒也難保！我還能做什麼呢！

沈（堅定地，）Dr. 黎，你是有這個力量的！你一定能夠治好娟娟的病！你會為

你可愛的女兒生出力量來！你並且會推己及人，為天下千千萬萬的女兒生

出力量來！

黎（看着他，無言。）

沈（檢起計劃書）：黎，我不僅相信你有力氣治好女兒的病，而且我相信你有力氣治好這天下千千萬萬女兒的病！（遞給他）

黎（接過來，又攔在一旁。）沈先生，謝謝你。可是——

【沈若蘭狂奔而上。——一身雪花，兩足泥污，頭髮凌亂，面色鐵青。一手執着信紙，一手執着空瓶，痛苦地按住腹部。】

蘭（慘叫）爸爸！……

沈（驚叫，）若蘭！你怎麼了？

蘭 爸爸！我又看見你了！（摔倒。）

沈 哎呀！……

黎（驚，）她一定是服毒了！（檢起瓶子。）這是來沙兒！（急診察，）
服毒？若蘭，你爲什麼服毒？若蘭！

蘭 爸爸！……我不想死！……不想死啊！

沈 糊塗的孩子！你爲什麼啲！——Dr. 黎怎麼樣？

黎 (面色沉重，)馬上找藥來解救！(起立，)

蘭 (轉而平靜了，但聲音微弱。)爸，只要……您的病……好了，……就好！

……

沈 若蘭！你(聲淚俱下，)爲什麼啲？孩子！(驚叫，)若蘭！若蘭！！若蘭！！

黎 (急轉身來試脈。……已經……)檢起他手中的信。(沈先生●

沈 (搶奪似的接來，看，淚下如雨。……

黎 沈先生，怎麼也想不到，她是爲什麼呢？

沈 (木呆地流着淚。……可憐的女兒啲！……) 她以爲自己的病沒有希望

了！……她不願意累了她的爸爸！……(急迫地，)Dr. 黎！她的肺病難

道真的沒有希望麼？

（苦痛地，）沈先生，這個責任是應該我負的！

沈 （撲向女兒。）若蘭！你爲了爸爸的生活，爸爸的工作，犧牲了自己。叫你爸爸怎樣對得起你呢！

黎 （苦痛地徘徊着，檢起了那計劃書來，走向沈，拉起他，）沈先生，……

沈 （淚流不止，）……

黎 沈先生，我沒有話可以安慰你。但我相信你一定會用工作來紀念你的若蘭小姐。

沈 （以淚眼看見他，）……

黎 我，對於死者在良心上抱着無窮的悔恨！沈先生，我沒有什麼可以安慰你，（示計劃書，）我只有再去努力，再去不斷地爲這計劃的實現而努力！奮鬥！來紀念你的若蘭小姐！

沈 （默然地看着他。）……

黎 因為她的死給了我無比的力量，為天下千千萬萬的兒女生出了無比的力量！沈先生，我有了力量，我有了力量了！

沈 可是我……

黎 （握對方的手）哦！……是的，這份力量是花了這樣大代價換來的。而這份痛苦的代價，是由您一個人負擔了！……我慚愧！……

沈 （無言地抓住黎，不禁與之相擁抱，聲淚俱下地：）**黎！**

【幕落。】

——完——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月初稿畢於金剛坡下。
七月中旬至八月十日改作於自流井及內江。